

認同不停轉換，類別不能不分： 社群網站、跨國文化政治、與「T婆／不分」 女同志認同型塑*

胡郁盈

高雄醫學大學
性別研究所

「本文由酷兒人類學 (queer anthropology) 與跨國性向研究 (transnational sexuality) 理論視角出發，探討在台灣當代由社群網站與跨國文化政治作為主要物質與文化基礎的女同志社群中，「女同志」主體透過日益多元的性別少數認同範疇 (identity category) 來分類、理解、並命名自我非常規性別認同與情慾實踐的認同軌跡。本文首先回顧在台灣現代女同志運動中產生的「T婆／不分」文化階序，並提出「範疇政治」(politics of categorization) 概念，指出在台灣解嚴之後國家民主化與現代化的過程中，西方與在地性別情慾知識交會，其所產生的文化權力關係如何影響相關認同範疇邊界的重新劃定，並導致主體排除與涵納機制的重構。本文聚焦研究者從「圈外」到「圈內」的民族誌參與觀察，指出當社群網站成為台灣年輕女同志的首要社交媒介時，「T婆」反而成為主導女同志自我認同與社群互動的認同範疇；然而，「T婆／不分」範疇政治所承載的意識形態論爭與認同邊界重構，卻也同時使得年輕女同志在認同型塑過程中必須經歷繁複的自我辯證，並持續的對應、趨近以及偏離「T婆」、「不分」、「女同志」、「跨性別」、「雙性戀」等等多元認同範疇。藉此，本文描繪在台灣現代國家形構、進步同志運動、在地情慾文化與社群網站興起的交會中，非常規性

* 致謝辭：本文係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T、同志、跨性別」之部分研究成果（計畫編號：MOST 102-2410-H-037-006-）。本人感謝所有研究參與者慷慨無私的經驗分享，不僅使得此研究成為可能，也讓大眾看見更多元的女同志認同樣貌。本人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寶貴修改建議，使本文理論架構與資料分析更趨精緻與完整。研究助理黃渝潔協助書目整理，在此一併致謝。本文之疏漏與缺失，責任皆由作者自負。

別主體認同範疇如何彼此創造並交錯形成一個龐大繁雜的象徵系統，不僅使其象徵與指認非常規性／別主體的表意能力日益趨向開放、混雜、與溢出，而「女同志」主體企圖認知與定位自我性別與情慾實踐的努力也成為一個不停流動、混雜而且永遠不會完成的過程，在西方LGBT認同政治全球化的濫觴中，創造出台灣在地獨特的性／別少數主體認同模式。

關鍵詞：社群網站，跨國文化政治，T婆／不分，女同志認同型構，酷兒人類學

前言

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歐美社會中，性／別少數平權運動接續著人權與婦女運動的興盛而蓬勃發展，並使得「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等非常規性／別認同逐漸成為區辨與探究社會群體差異時不可或缺的概念框架，而旨在探索並記載多元的人類生活的人類學也開始以性／別少數族群作為研究對象，探討非常規性／別實踐之於社會文化活動的意義。在1990年代之前，常見的研究模式通常是人類學者進入在地原民社會，尋找並記錄同性情慾或性別跨越實踐，以之證成並豐富「同性戀」與「跨性別」的跨文化意涵（Weston 1993）。然而，1990年代之後，人類學開始吸納新興酷兒理論對於異性戀與歐美文化霸權結構的解構，上述研究取徑遂逐漸被批判為西方性／別規範體系與知識霸權的衍伸，以人類學者事先預設的西方知識欲望作為普同的概念框架來（錯誤的）詮釋在地原民社會中性與性別實踐的文化意涵（Elliston 1995）。這樣的批判與反思影響了「酷兒人類學」（queer anthropology）的出現，而如何連結酷兒理論對於知識與霸權的批判以及人類學對於多元文化實踐的關懷，也成為酷兒人類學關鍵的理論發展方向。一方面，民族誌研究（ethnography）對於情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的重視，有助於將酷兒理論批判落實到複雜且細緻的日常生活實踐中（Boellstorff 2007a；Lewin 2016）；另一方面，酷兒理論所指出的符號意義的多重、混雜、與開放（Sedgwick 1993），以及知識權力機制在禁制與生產非常規性實踐與主體之間的辯證關係（Foucault 1990 [1978]），更關鍵的影響了文化人類學者探究少數性／別群體的方式。比如說，Margot Weiss（2016：634）認為，酷兒人類學的目標並非單純只是依照「同性戀」、「跨性別」等認同範疇來紀錄並歸類性／別少數族群的認同與文化實踐，而是進一步探查這些非常規認同範疇與認同主體如何擾亂並超越了常規性的文化象徵系統與生活方式，並且開創除此之外的生活世界（a world of otherwise）。而從後殖民理論視角出發，Scott Morgensen（2016）也指出當強勢的殖民文化知識與權力制約了在地社會主體型構時，酷兒人類學的任務在於展示出這個知識權力機制

的面貌，理解這個機制所創造出的社會政治主體，並且探求那些無法被知識權力所穿透的流動、猶疑與不確定的經驗與行動。

呼應酷兒人類學的理论視角，跨國性向 (transnational sexuality) 研究學者致力於探索不同在地社會中性／別少數文化與主體發展的軌跡，除了解構異性戀霸權之外，更意圖彰顯出在後殖民與全球化情境中，歐美LGBT認同政治與知識論述如何成為強勢的文化權力機制，制約了在地主體與社群的型塑；而在地主體於認同實踐中不均質吸納西方現代知識與協商在地規範，則展現出常民性／別文化難以為全球知識同化的殊異性，以及在多重文化價值交會之中創造新的象徵系統與生活世界的能動性 (Altman 1996 ; Cruz and Manalansan 2002 ; Grewal and Kaplan 2001 ; Manalansan 2003 ; Wieringa et al. 2007) 。其中，在地主體如何認同與挪用「gay/lesbian/transgender」等在歐美LGBT政治論述中產出的認同範疇 (identity category) ，並結合在地文化價值體系，創造出獨特的在地主體認同與情慾實踐模式，則具體的象徵了跨國文化知識論述之間的文化政治關係以及對於性／別少數主體認同型塑的影響 (Blackwood 2010 ; Boellstorff 2005 ; Chou 2000 ; Sinnott 2004) 。因此，若整合酷兒人類學與跨國性向研究學者的討論，可以發現LGBT認同範疇的跨國傳播，以及與在地性別文化典範的混雜，成為一個具體結合酷兒研究與人類學關懷的日常生活文化場域，這不僅映照出在異質的跨國文化權力網絡之中，文化象徵符號的意義流動與混雜，且彰顯了性／別少數主體的常民生活世界與異性戀常規，以及全球知識霸權之間的動態辯證關係。

以這個學術討論為基礎，本文特別聚焦在台灣當代以社群網站作為主要社交媒介的女同志社群文化，探討年輕一代「女同志」透過日益多元的「T婆」、「不分」、「女同志」、「跨性別」、「雙性戀」等多元性／別少數認同範疇來分類、理解、並命名自我性／別認同與實踐的方式，並提出「範疇政治」 (politics of categorization) 概念，¹以探討全球LGBT與在地T婆認同

1 本文所論之「範疇政治」與當代性別與族群研究中時常援用之「差異政治」都涉及不同社會/性別群體之間如何互相關連與區分，以及因此產生的權力階序，彼此之間似有概念重疊之處。然而「範疇政治」主要關切在地主體對於認同範疇的轉譯與挪用，以及因此產生的自我定位與認同方式如何鑲嵌在跨國文化論述在交會碰撞時產生的權力關係之中，而「差異政治」一詞則主

範疇之間在台灣當代跨國文化政治網絡中產生的階序與混雜，以及在此性／別認同範疇系統與權力關係中浮現成型的女同志認同模式。²本文首先回顧台灣現代女同志運動中產生的「T婆／不分」文化階序，並指出在台灣以民主化與國際化為首的國家認同型構中，西方與在地性別情慾知識在台灣本土同志運動中交會而產生的文化權力關係，不僅重新定義了相關女同志認同範疇的邊界，並導致了主體排除與涵納機制的重構。以這個歷史脈絡為背景，本文進一步以研究者從「圈外」到「圈內」的民族誌參與觀察為分析對象，指出當社群網站成為台灣年輕女同志的首要社交媒介，「T婆」在線上與線下社群空間的共構中，反而成為主導女同志自我認同與社群互動的認同範疇，翻轉了「T婆」與「不分」在現代女同志運動中的階序關係；然而於此同時，「T婆／不分」範疇政治所承載的意識形態論爭與認同邊界重構，卻也使得年輕女同志在確立自我認同時必須經歷繁複的自我辯證，並且在不同的生命階段與社群參與中持續的對應、趨近以及偏離「T婆」、「不分」、「女同志」、「跨性別」、「雙性戀」等等多元的認同範疇。

藉此，本文描繪在台灣政治民主與現代化、跨國文化交流、在地女同志情慾文化與社群網站興起的交會中，非常規性別主體認同範疇如何彼此創造並交錯形成一個龐大繁雜的象徵系統，並因此重新導向在地主體情慾認同與

要指涉不同社會團體之間的階級、種族及性別差異，如何在主流社會價值標準化的規範與編排過程中產生不正義的宰制與壓迫關係，以及可能的改善途徑。Iris Marion Young (1990) 就以「差異政治」的概念，論證社會團體之間的差異並非來自內部成員共享的本質屬性，而是在社會常規中透過互相比較、對照、與關連之後產生的權力關係。透過「差異政治」，Young 提倡真正的社會正義不應只是以現有的社會價值為準繩執行社會重新分配，而是肯認社會團體在社會關係當中出現的宰制與壓迫關係，甚至給予那些受宰制與壓迫的團體優惠對待，以轉變既有的社會污名結構，並幫助他們的自我實現與公眾參與。然而，雖然兩者的核心關懷層面不同，「範疇政治」所指出的跨國文化政治對於在地主體認同形構的影響與制約，也許可衍伸理解為形成社會團體之間「差異政治」的常規價值與社會關係。然本文礙於篇幅，無法仔細論證「範疇政治」與「差異政治」之間的概念差異與關連，僅能簡要說明兩者之間的異同，協助讀者進一步理解本文之論述重心所在。

- 2 本篇論文主要討論「T婆／不分」、「女同志」、「跨性別」等認同範疇在台灣女同志的社交互動與認同經驗中作為指涉個人性別與情慾認同時的不連貫與落差。在這個前提之下，本文使用「女同志」、「跨性別」與「T婆／不分」等等認同範疇若加以上下引號，則強調本文並非將之視為理所當然，定義明確的主體認同模式，而是意欲彰顯認同範疇與其指涉之主體慾望之間流動且不穩定的表意關係。另為求行文順暢，若女同志與T婆／不分未加上下引號，則指涉一般社群中對於該認同範疇約定俗成之認知與定義。

社群生活的方式。因此，現代性／別少數認同範疇不再如當代認同政治所期待的一般，指涉各自獨立，認同界線分明的性／別少數群體，反而是在跨國文化權力關係中成為流動與不穩定的意符（signifier），其象徵並指認非常規性／別主體的表意能力也日益趨向開放、混雜、與溢出。於此同時，當代台灣年輕女同志變動的認同軌跡，也指出「認同」不再單純指涉對於性／別少數主體內在慾望的穩定命名方式，而是成為一個不停流動、混雜而且永遠不會完成的過程。此一嶄新的主體認同型構，進一步展現在西方LGBT認同政治全球化的濫觴中，台灣在地性／別少數主體如何不均質的吸納與挪用跨國與在地文化知識，不僅發展出獨特的在地認同模式並超越了當代LGBT認同政治的框架，也由主體媒介的角度展現了理解當代非常規性別與情慾主體型塑關鍵的物質基礎與文化脈絡。

研究方法

本文分析資料來自我於2009年至2010年間為博士論文進行的民族誌研究，且在博士論文研究結束後至今，我仍持續與報導人維持友誼，並固定參與報導人的社群活動，這些日常對話與參與觀察也是本文重要的資料分析來源。在田野工作中，我發現與過往文獻所記載的以大專社會運動社團或T吧為主的女同志社群空間不同，在當代的女同志文化中，線上女同志社群網站是最容易接觸並打入女同志社群活動的媒介，而經過一段時間的經營，我成功的加入了數個以臺北都會區為主要活動地點的女同志社群，並固定參與社群間的實體聚會活動以及線上文字交流。透過長時間的互動，我與報導人之間建立了高度的信任關係，並得以社群成員的身份受邀並參與報導人的日常活動，因而對於報導人的社會背景與生命歷程有深入的了解。經由這樣的田野工作，我得以在充分的互信與友誼關係中參與並觀察報導人的日常社群生活，並且與報導人進行對話與深度訪談。藉此，我不僅能夠確認獲取資料的真實性與豐富度，並能夠探究「宣稱與實際之間的落差」（林津如 2010：154），透過報導人獨特的生命軌跡，脈絡性的理解與詮釋報導人意念與行為的文化意義。

本文以研究者從「圈外」到「圈內」參與當代女同志社群的路徑與觀察為主軸，藉此脈絡式的理解一名年輕女同志在試圖進入社群文化，成為社群成員的過程中，「T婆」、「不分」與其他性／別少數認同範疇如何對其日常社群互動與自我認同建構中產生意義。這個從「圈外」到「圈內」的路徑標誌了我從一個對當代年輕女同志文化完全陌生的局外人，逐漸在參與社群的過程中熟悉（familiarize）社群成員的社交互動與認同模式，以及這些日常行為的文化邏輯結構，並且依照這些文化邏輯將我自己擺放在社群人際關係裡面，而成為一個本地人（the native）的過程。藉此，我試圖消弭我作為一個研究者的突兀感以及對田野中社群生活的侵入，並與社群成員進行更為隨機真實的互動與對話。除了參與社群時隨機自然發生的事件與對話之外，我也與超過50位社群成員進行深度訪談，訪談內容以生命歷程中的認同探索，社群參與，與情感關係為主。透過訪談內容與田野觀察之間的對照，我強烈感受到報導人對於「T婆」以及「不分」等認同範疇矛盾的態度，當他們在日常社群互動中頻繁使用「T婆」與「不分」來描述與理解個人性別特質與情慾取向，但在個人認同實踐中卻對於「T婆」與「不分」時常抱持猶豫的態度，有些報導人在個人認知層次甚至溢出了「女同志」的範疇，往「跨性別」與「雙性戀」趨近，即便他們仍然保持在女同志社群中的活動。

酷兒人類學與跨國性向研究關注全球化情境中的符號意義混雜與在地社會秩序與主體實踐，啟發了我以跨國文化政治作為宏觀的社會文化結構，脈絡性的理解網路世代女同志社群的集體文化實踐以及報導人的自我認同敘事之間的落差與矛盾。因此，本文以民族誌方法為基礎，透過台灣年輕一代女同志主體在社群互動與認同型塑中理解、使用、吸收與拒斥「T婆」、「不分」、「女同志」、「跨性別」、「雙性戀」等認同範疇的軌跡，由主體媒介（subjective mediation）（Povinelli and Chauncey 1999）的角度探討在台灣獨特的後殖民脈絡與地緣政治中，多重跨國文化論述的繁複交織與混雜，並進一步思考台灣女同志主體吸收與協商差異文化論述與認同範疇，以表意與歸類其性／別認同傾向的文化物質基礎與個人能動性。

然而，本人田野研究的路徑也限定了我的田野場域與報導人在世代上的同質性。我接觸到的數個女同志社群都是由社群網站中的互動而衍生至真實

生活中的社團與友誼關係，有些成員透過網路空間而變的熟稔，而有些成員則是經由社團成員的引介，才加入這些女同志社群中。因此，除了台北都會區的生活風格型態之外，這些社群成員共同的特點是絕大多數的年齡都在40歲以下（在我長期的田野工作中，只遇到過兩位大於40歲的報導人），也就是說，這些報導人若非是在網際網路與如BBS（bulletin board system）等早期社群網站開始在台灣蓬勃發展的1990年代中期長大成人（come of age），至少也在青少年時期就開始有機會接觸網際網路，並以之作為重要的認同實踐與社群參與的資訊來源。因此，本文對於女同志跨國文化政治中挪用多元的非常規性別認同範疇的討論，特別限定在以網際網路與社群網站作為探索知識，尋求社群、以及型塑認同相當重要的物質基礎的年輕一代女同志，並檢視網路文化特性對於年輕女同志的社群生活與認同經驗所發生的影響。

理論觀點：酷兒研究、文化人類學、與性／別 少數認同範疇

權力、知識、與性／別少數主體生成之間的關係一直是酷兒理論中關鍵的批判主題，而「認同範疇」的創造與運用，則是社會權力生產知識與定義非常規性／別主體最直接的工具。在*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一書中，Michel Foucault（1990 [1978]：11）即論證現代國家如何運用「權力多樣性的技術」（polymorphous techniques of power），透過科學知識，將「性」不停地重新產製敘說而成為一種系統性的話語，並藉此創造出形形色色的「偏差」性主體，以對人民的性慾望與性實踐進行系統化與科學化的分類與治理。而「同性戀」（the homosexual），從法律意義上的犯罪行為搖身一變成為醫學論述中的患病性主體，便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同上引：43）。藉此，Foucault指出了專業知識菁英在生產與規訓非常規性別與情慾主體的力量，透過認同範疇的創造掌握了語言文字的象徵權力，不僅定義了非常規性／別主體的內涵，也掌控了人們對於內在慾望的認知與理解。而社會學者Ken Plummer（1984）在評析社會中性多樣性（sexual diversity）的形成時，也援

用傳科的理論思考，指出多元性／別認同的本質上是象徵的（symbolic），透過文化中對於正常與異常的分類與知識體系而具體地浮現與確立，而非指涉普遍的、去脈絡化的內在性／別慾望。

奠定當代酷兒研究基石的Eve Sedgwick（1990）進一步論述在二十世紀末期的西方社會中，當性科學的普及化使得同性戀與異性戀等認同範疇成為定義現代主體不可或缺的知識基礎時，相互矛盾卻同時並存的性別與情慾知識論述也不停地被生產創造，試圖更廣泛而周延的公開指認性主體之間的差異。³在這些知識論述交織中，無法化約為同性戀／異性戀二元框架的慾望與實踐持續被提出，因而產生了當代LGBT認同政治，而LGBT在成為非常規性別主體的代稱的同時，I（intersex），Q（queer），Q（questioning）、A（asexual）等差異主體的縮寫也不斷被附加在LGBT之後，形成了不停擴張分化的當代認同範疇分類系統。Sedgwick因此提出「特定分類」（nonce taxonomy）的概念，指出熟悉這個日趨繁複的性別與情慾分類系統，並在其中持續不斷的區辨並定義自己，已成為現代非常規性別與情慾主體建構自我認同的主要驅力（Sedgwick 1990：23）。這些經典的討論與分析清楚的說明了非常規性／別認同的象徵本質與政治意涵—非常規性／別認同範疇的創造與衍生具體承載現代社會中對於正常與異常的區分邏輯，並且媒介了差異性／別知識論述系統的生產、變動與混雜之間所發生的權力關係，而個人使用認同範疇以理解或表達自我非常規慾望的認同方式則無可避免地鑲嵌在這個繁複且持續擴張的象徵系統之中，同時受到知識象徵權力的制約，卻又無法完全為LGBTIQQA等不停延伸的認同範疇系統所定義。

對於人類學者而言，認同範疇所承載的知識權力與表意上的不穩定性首要體現在研究者對於在地社會中非常規性／別實踐與社群主體的命名與詮

3 例如，將同性慾望視為只發生於特定人群的少數化（minoritizing）模型，相對於認為所有人都具有同性慾望的普及化（universalizing）模型，以及「同性戀」（homosexual）一詞指涉的生理性別與性別表現／認同相左（gender transitivity）的同性情慾主體，相對於「男同志」（gay）所指涉的生理性別與性別表現／認同一致（gender intransitivity）的同性情慾主體。Sedgwick（1990）指出，這些互相矛盾的知識理論同時存在在當代西方社會中，並決定了性／別少數主體的認識論發展。

釋。Kath Weston (1993 : 346) 在回顧以「同性戀」 (homosexuality) 與「跨性別」 (transgenderism) 為主的人類學研究時即精闢的指出，當 (大多數為西方白人男性) 研究者以「男人」、「女人」、「同性戀」、「跨性別」等認同範疇為研究分析的出發點，即已無意識的將西方文化中的性／別概念系統延續並套用於在地主體的文化實踐與意義之上，並且預設了即使在跨文化比較的脈絡之下，這些認同範疇的意義也都是無庸置疑的。爾後，Tom Boellstorff (2007b : 18) 在以「酷兒」 (queer) 為名的相關研究回顧中更進一步指出，Weston的批判分析說明了「命名的不可能」 (the impossibility of naming) 如何標誌了人類學者對於不同在地社會中非常規性別與情慾主體的關注，而這個現象不僅僅反映出研究者與在地主體之間東方主義式的後殖民文化權力關係，而更是彰顯了西方LGBT認同政治—以內在慾望為基準，盡可能的指認並列舉出所有非常規性／別主體—在理解與詮釋多元複雜的在地非常規性／別文化與常民經驗時的侷限。因此，Boellstorff認為，為了超越這個「命名的不可能」，酷兒人類學者必須批判性的詮釋經驗資料，並且關注全球化的政治經濟變動以及在地國族想像如何與西方進步性別論述交織，脈絡性的型塑了在地性別與情慾主體認同實踐，以及因此而產生的主體差異與排除機制，而非單向的將「gay」、「lesbian」、「transgender」等認同範疇與概念系統套用至在地文化之上。

Weston與Boellstorff的反思呼應了Foucault與Sedgwick所指出的現代性／別主體認同範疇的社會建構性與象徵意義上的曖昧與不穩定，並由酷兒理論視角批判西方LGBT認同範疇在跨文化研究分析時被預設的普同知識力量，並關注非常規性／別主體認同範疇在國族認同、資本主義、與全球化等霸權文化的宰制中發生的衍伸與錯雜，作為充分理解在地主體多元的非常規性／別實踐與認同不可忽視的前提。在當代許多以非常規性／別實踐與主體認同為主題的民族誌研究中，西方進步性／別政治與LGBT認同範疇的文化權威，以及在地性／別主體在全球化脈絡中差異化的認同型構，業已成為分析的重點。美國文化人類學家David Valentine (2007) 就精闢的指出當「跨性別」 (transgender) 在紐約市LGBT運動組織中浮現成為一個集體認同範疇，藉之標示性別跨越主體與「同性戀」之間不可化約的差異性，並成為組織動員

的基礎時，在地社群對此一「進步」認同範疇的猶疑和拒斥，卻時常由於他們常見的弱勢階級與族群地位，而被NGO組織工作者視為政治與智識上的落後。而專研印尼西蘇門答臘群島女同志文化的Evelyn Blackwood (2008) 也指出，島上女同志自我認同原本以陽剛的「*tombois*」和相對陰柔的「*girl friends*」為主，然而，當在地女同志運動組織開始積極接收全球LGBT政治論述，當地女同志運動者開始將「*lesbi*」定義成認同自己女性身份的女同志，而陽剛氣質的「*tombois*」因此應被歸類成「*transgender*」；在這個重新校准認同範疇與主體性／別實踐的過程中，「*tombois*」則被置換成為一個相對過時落後的認同範疇。Valentine與Blackwood的分析彰顯了LGBT認同範疇運用在常民認同實踐時的政治性。當在地性別NGO組織與知識菁英由上而下的提倡特定性／別論述，西方LGBT認同範疇被賦予普遍的文化優越性，不僅時常被優先於在地性／別主體的自我認知語言，並與在地主體的性別、族群與階級位置交織，構成了在地主體認同在全球性／別文化中的階序位置。

LGBT認同範疇在進步性／別政治中的優勢地位再度說明了在後殖民與全球化脈絡中，西方文化形式與政治論述如何時常在社會少數族群與發展中國家成為現代與進步的象徵。然而，這樣的文化權威並非單向與全面，許多學者已相繼指出國族意識型態與區域性的跨國文化交流如何同時干預了在地主體對於LGBT認同範疇的接收與挪用，並影響了在地社會中非常規性／別文化的發展。Tom Boellstorff (2007a) 即指出鑲嵌在印尼後蘇哈托時代的國族主義氛圍中，當代印尼社會中浮現的「*gay*」認同⁴並不如歐美*gay*主體視國家社會為抗爭的對象，而是將對國家的愛內化在「*gay*」的定義之中，而成為社會認可的國家主體也因此成為「*gay*」認同形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Lisa Rofel (2007) 對於北京當代男同志社群的分析也指出，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對於現代化與國際化的追求之中，「*gay*」、「*lesbian*」等認同範疇普遍被認為是國際大都市特有的生活形態，因此成為一種先進、摩登的象徵，不僅正向的

4 此為印尼實踐男男與女女同性情慾主體在歐美LGBT政治與文化論述引入印尼之後而創造的自我認同標籤，在文字上顯然可見是英文“*gay/lesbian*”的衍生詞，在文中以斜體書寫，以標誌其與歐美“*gay/lesbian*”在意義上可能的差異。

指認了「同性戀者」的「素質」(qualities)，也稍微減輕了「同性戀」在中國社會的污名位置。另一方面，Megan Sinnott (2012) 更進一步指出除了LGBT認同範疇之外，風靡亞洲地區的日韓花美男文化如何影響了泰國同志社群對於非常規性別與情慾主體的分界與定義，並因此衍生出一整個系統的嶄新在地性／別語言與認同範疇，翻新了泰國非常規性／別文化與主體認同的樣貌。

上述酷兒人類學的分析理路指出了認同範疇的創造、衍生與使用不僅僅只是用於表意與象徵個人內在慾望，同時也彰顯了知識論述的生產、傳播與接收如何鑲嵌在由全球化、後殖民以及國族認同所組成的跨國文化政治與權力關係中，並且進一步導引並制約了在地性／別主體形塑自我認同的方式。我將這樣透過在地主體對於認同範疇的接收與運用而展現出來的文化權力關係稱之為「範疇政治」。因此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本文首先把梳在台灣現代化與國際化的國家發展歷程中，當代台灣女同志社群對於「T」、「婆」、「不分」的詮釋與運用如何展現出西方女同志政治與在地T婆文化之間的文化權力階序，並重新分類並定義了陽剛／陰柔實踐與「女同志」認同範疇之間的關係。而本文並進一步由當代台灣年輕女同志的社群生活與主體認同出發，探討在地T婆與西方LGBT認同範疇如何在今日社群網路興起與多元跨國文化構成的文化環境中繁複的互相關聯，並生產出多重的性／別認同腳本與權力關係，使得台灣年輕女同志在其間區辨自我性別與情慾認同時，也衍生出獨特的女同志流動認同模式。藉此，本文旨在分析台灣當代女同志社群中「範疇政治」的構成與運作，並延續當代跨國性向研究與酷兒人類學的批判視角，在台灣非常規性／別文化與認同範疇系統的重組中，反思「全球」與「在地」之間簡化的二元對立關係，探討在台灣的政經文化脈絡中產生的跨國文化政治，並突顯在這樣的跨文化情境中在地性／別主體認同形構如何由固著而趨向流動與混雜，具體呈現出全球化的LGBT認同政治在台灣社會與性別運動的現代化進程中，如何在概念與實踐上影響在地主體認同所產生的矛盾與落差。

過去與現在：女同志運動、「T婆／不分」範疇 政治、與社群網站

在台灣的女同志社群文化中，「T」、「婆」和「不分」一直是普遍用來指認性別氣質相對陽剛、陰柔、或中性的女同志主體的認同範疇，而在台灣目前的學術研究中，若論及女同志在自我認同、身體實踐、情慾互動、伴侶關係以及社群文化中的「陽剛-陰柔」或是「主動-被動」的互動邏輯，「T婆／不分」總是毫無例外的成為陳述與分析的主要語言與概念框架（何思瑩 2014；潘淑滿、楊榮宗、林津如 2010；謝文宜 2008；蔣琬斯、游美惠 2011）。另一方面，除了性別氣質的不同之外，世代與階級差異也結構性的影響了女同志對於「T婆」或「不分」認同範疇的理解與實踐。Yenning Chao（1996）對於台灣女同志酒吧（俗稱「T吧」）的先驅研究就指出，在T吧中，年紀越長的「T」越傾向認為自己的陽剛實踐的目標就是要「像一個男人」，而「婆」們的性別與慾望表現則與一般異性戀女性無異；⁵反之，年紀較輕的女同志對於「T」認同範疇的理解則較為彈性，陽剛認同與他們的女性身體並不互斥，更不等同於他們在模仿男人。鄭美里（1997）也指出在1990年代女性主義與同志運動團體興起之後，不僅創造出T吧之外的女同志社群空間，也影響了新一代女同志理解「T婆」角色的方式，雖然「T婆」認同範疇並未完全失去影響力，但在女性主義的洗禮之下，新一代的女同志更傾向

5 Antonia Chao (2001) 在對於T婆性別身體與氣質打造的民族誌研究中，特別指出在1980年代之前，大多數的「T」都認同他們與一般「男人」無異，而在社會環境中他們也盡可能的以男人的身份矇混過去（pass）；而相反的，「婆」則被認為是受到T的影響而誤入歧途的一般異性戀女性，而不是天生的女同志，因此只要結束與T的關係，她們就會重新返回異性戀的正軌之上。而在1980年代之後開始發展並成熟的T吧文化之中，雖然T們開始認為他們是「T」而不完全是「男人」，但在T吧中，T們集體展演的陽剛氣質仍然很大程度的以異性戀男性陽剛為模版，包括使用男性代名詞，吹噓自己的性能力，束胸，大量的抽煙與喝酒等等，而在T吧中的婆們，則多著短裙高跟鞋，並以「撒嬌」或耐心傾聽等高度女性化的行為舉止與T互動，與一般異性戀女性在情愛關係中佔據的性別角色無異。因此，在女性主義與同志運動尚未發展的年代中，這樣的互動模式顯示了異性戀情慾腳本對於女同志親密關係的制約與框構，而很顯然的，在這樣的女同志社群文化中，T們對於「男人」與異性戀陽剛氣質的認同，以及婆們對此陽剛認同的慾望，都是形成T婆文化的核心要素，與年輕一代受到女性主義與同志運動論述影響的T婆女同志認同形構相當不同。

於在性別展演與情慾實踐上向「不分」代表的去性別化模式靠近。而蘇淑冠（2005）針對西門町女同志次文化的研究也說明了西門町女同志雖然屬於年輕的一群，但他們相對較低的教育程度與階級位置卻使得他們傾向於認同「T婆」性別角色，並且認為以「lesbian」或「不分」認同範疇自我命名的女同志多屬文化資本較為充足的學院女同志，與他們的生活世界無涉，顯示出除了世代之外，階級差異也影響了不同女同志社群認可與使用「T婆／不分」認同範疇的方式。

這些認同模式差異彰顯了在不同社會脈絡下所產生的獨特女同志次文化實踐，並且說明了性／別主體認同型塑如何受到不同的知識與社群浸潤的影響。但如果更為歷史化（historicize）的理解「T婆／不分」認同範疇為何對於不同世代與階級位置的女同志產生差別意義，那麼台灣女同志運動的出現，以及現代女性主義與LGBT政治論述對於「女同志」主體認同內涵的塑造，則是不可忽視的脈絡。簡家欣（1997：84）指出在90年代之前，在「女性主義論述對台灣社會還沒有產生較明顯的影響以前，僵固的男女刻板角色框限了個別女同志的情愛想像，在這種限制下發展出來的T吧社交文化，其實只是進一步將T婆配對方式模塑成服膺男女權力關係的社交型態，並沒有能顛覆或逸出傳統性別權力關係的框框」，所以T吧中的T婆性別角色「的確是對於異性戀父權的性別權力關係有樣學樣的」。而90年代之後，受到西方女性主義思維啟發的台灣女同志運動由大專院校學生社團開展，並開始挑戰「分T婆」的意義。亦即當傳統的T婆認同由於「分的太清楚」而被認為是異性戀霸權的複製，「不分」認同範疇因此浮現，象徵女同志擺脫異性戀思維，在性別二元結構之外創造平等親密互動的能動性。因此，「不分」作為一個新型女同志性別認同範疇的出現可說是西方進步女性主義知識論述積極影響台灣女同志運動發展的結果，以「T婆」性別角色的僵化為對比，突顯出一個現代、解放、以及顛覆異性戀父權結構的覺醒女同志形象。這樣的歷史脈絡一方面解釋了T婆女同志社群中的世代差異，即越年輕的族群越有機會接觸到女性主義與同志運動的新思潮，進而鬆動了他們對於T婆認同範疇的認知與實踐；另一方面，在學院環境中成長茁壯的女同志運動也說明了階級上的區隔，沒有管道進入大專同志社團與運動組織的技職或勞工女同志自然對於女

性主義與酷兒政治等理論感到陌生。

更重要的是，台灣「女同志」主體建構的過程顯然創造了「T婆」與「不分」認同範疇之間「進步」與「落後」的文化權力關係，體現了在西方LGBT認同政治與在地情慾文化之間衝撞與協商中出現的「T婆／不分」範疇政治。Antonia Chao (2000) 更具體的評析這樣的「範疇政治」如何在台灣解嚴之後向西方政治文化價值傾斜的民主化與現代化風潮之中被生產出來，並且嚴詞批判台灣學院女同志運動對於「T婆」的貶抑在台灣的后殖民脈絡中如何構成了一種「內國殖民主義」(domestic colonialism)；當解嚴後的台灣社會集體熱切擁抱來自西方的政治與文化價值觀，毫不遲疑地視之為現代化與國際化的象徵時，T吧社群的成員在台灣進步性別運動中顯然被矮化成次等的文化賤民，並因此投射出一群渴望加入全球LGBT社群的文化菁英，對於一種想像的全球現代性的熱烈渴望(Chao 2000: 387)。因此，「T婆／不分」範疇政治不僅僅體現了當代女性主義與女同志運動的興起如何結構性的影響了女同志在認知與實踐「T婆／不分」認同範疇時的世代與階級差異，並且也印證了台灣在解嚴後的現代國家主體型塑如何以西方進步性別政治為標準，形成對於性／別少數主體在地化的涵納與排除機制。許多關注台灣近代同志運動與文化發展的學者都指出，自1980年代以來，在台灣政治轉型的過程中，創造並維持台灣民主且現代的國家形象是台灣企圖區分與中國共產黨政權的不同，於此贏得國際社會對於台灣作為主權獨立國家主體的肯認中相當關鍵的一環，而擁抱西方LGBT政治論述以及接納非常規多元性／別主體更是台灣突顯其作為一自由開放的民主政權的重要策略(Patton 2002; Martin 2003)。然而由上述關於「T婆／不分」認同範疇的討論可以清楚發現，被涵納在這個現代國家主體的顯然只有服膺西方進步性／別政治邏輯的「不分」與「女同志」，而「T婆」則被貶抑為此一現代國家性別主體的他者，在台灣政治現代化的脈絡中，展示了全球現代性之於在地文化知識的優越論述力量。

另一方面，雖然「T婆」在台灣女同志運動中被質疑是異性戀父權的拷貝，然而簡家欣(1997: 92)也指出新一代的學院派女同志「並沒有走上西方女同志女性主義的偏執路線…矯治式的教導T化妝與穿上裙子」，而是創

造出許多「娘T」、「寶寶T」、「悍婆」、「女強婆」等的多元的角色分化來解構與歪讀原本的T婆性別框架（同上引：93-96）。而在被戲稱為「台灣女同志聖經」的《愛的自由式》中，張娟芬（2011 [2001]）也援引美國 butch-femme 女同志對於女同志女性主義的抗辯，重新詮釋T的「陽剛」與婆的「陰柔」氣質—T不再是「想要當男人」的女人，而是「拒絕當女人」的女人，因為「婦女運動的出現，為女人打造了一個寬廣、開闊的空間，父權控制鬆動之後……種種『不一樣』的女人紛紛出現，T們也就有了新的選擇」（137）；換言之，T女同志並不是渴望成為男性，而是基於女性主義思維，以陽剛實踐反抗父權社會中女人的單一形象與不平等地位。另一方面，在女性主義的影響之下，婆也不再是柔弱、被動、誤入歧途的異性戀女人，而是能夠正向的認知並欣賞T和男人的不同之處，並且主動、積極、強悍的認同並護衛自己女同志身份的女人。在簡家欣與張娟芬的討論中，我們看到現代女性主義意識型態如何與在地T婆情慾文化結合起來，形成了一套關於女同志性別與情慾認同實踐的新型知識與論述系統；在其中，「T」與「婆」被重新詮釋成抗拒異性戀與父權的基進女性身份，因此被賦予了新的政治能動性，而彈性的混搭「陽剛」與「陰柔」特質，以及因此而衍生出的多元認同範疇，也在女同志社群中廣泛流傳。然而，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雖然這樣對於T婆意義的轉化試圖肯認T婆在女同志運動中的積極意義，但當擁抱女性身體與同性情慾成為「T婆」認同的必要元素時，這樣的意義重構仍然奠基在現代女性主義論述之上。更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那些原本被涵納在T婆認同範疇中的「想成為男人」的「T」以及「遲早都會去結婚」的「婆」則因此自動被排除在「女同志」的定義範圍之外。因此，「T婆」認同範疇內涵的重新定義不僅再度指出了歐美進步性別政治的優位文化力量，也說明了在台灣國家現代化與女同志運動的發展中，「T婆」認同範疇邊界的移動如何重新校准了非常規情慾與性別實踐在當代性別認同範疇的表意關係，突顯了在「T婆」與「不分」的文化位階之外，另一個層次的範疇政治運作。

「T婆」與「不分」認同範疇的創造與重構再度說明了當特定性／別知識論述體系在主流社會中被視為專業與進步的象徵時，其承載的文化政治將展現在相關性／別認同範疇的衍生與分化，以及範疇界線的重新劃定之上，

而可預期的，這樣的「範疇政治」將會關鍵性的影響人們對於非常規性別與情慾的認知與實踐方式。然而，前行研究雖然指出以「T婆／不分」為核心的範疇政治運作，但卻未曾從日常生活實踐出發，探討在地台灣女同志主體如何在跨國文化政治形成的範疇系統中命名自我性別與情慾實踐並型塑自我認同。另一方面，先前關於「T婆」與「不分」的討論多半聚焦於學院女同志與T婆女同志社群之間的差異，隱然預設了兩者之間沿著階級、世代、與進步性別政治而產生的對立關係。然而在今日的台灣，女同志社群遍地開花，運動社團與T吧並非年輕一代女同志發展社群與認同的唯二選擇，兩者之間也不具有如以往般明確的社群界線。而根據我的田野觀察，在網際網路與智慧手機日益普及的當代台灣社會，社群網站更已儼然成為台灣年輕一代女同志獲取認同資源及開 社交與情慾互動的主要平台。因此，運動社團與T吧的二元框架顯然無法充分的詮釋台灣新一代女同志理解並實踐「T婆／不分」範疇政治的文化場域與理性邏輯，而社群網站作為一新興女同志社交媒介，如何與既有「T婆／不分」範疇政治交織，對於年輕一代女同志認同型塑的意義又是什麼，也值得進一步的分析與探討。

探討網際網路與非常規性／別文化的研究時常論及網路媒介的蓬勃發展，以及網路身份的匿名與流動等媒介特性，如何在異性戀常規社會中提供了一個相對自由且安全的另類空間，使性／別少數青少年主體能夠在其間探索認同、實踐情慾、創造友伴關係並尋求社群支持網絡（Campbell 2004；Craig and McInroy 2014；Hillier and Harrison 2007；Pingel et al. 2012）。然而，網際網路與社群網站對於非常規性／別認同主體的影響並非僅止於另類社交空間的提供，而許多新媒體學者針對「線上」的「虛擬」生活是否必然獨立於「線下」的「真實」認同與身份這樣簡化的預設也提出批判。美國網路文化學者Sonia Livingstone（2008）便論證當現代人的日常生活已經幾乎完全無法離開網路時，「線上」與「線下」這樣的二元區分已失去意義，且無法捕捉網路科技對於年輕世代的文化生活複雜且細緻的影響；而Nancy Baym（2006）也指出新媒體科技創造出的文化空間並非自我隔絕的線上世界，而是與「線下」的生活經驗與社會脈絡交織共構，形成了人們每日生活的物質基礎與文化脈絡。延續著這樣的批判思考，Mary Gray（2009）進一步探討網

際網路對於美國鄉村青少年型塑非常規性／別認同的影響，並論證當網際網路提供鄉村青少年重要的認同與文化資源時，青少年們並非因此在線上創造出全新的虛擬認同，而是整合了網路使用與日常社會規範結構，以回應在真實生活中表達與協商非常規性／別身份的需求。另一方面，「線上」與「線下」界線的混雜與模糊也影響了跨國性向學者對於「全球」與「在地」非常規性／別主體認同型塑的討論；當西方進步性別政治與LGBT認同範疇的文化力量透過網路與新媒體科技的傳播而顯得更加無遠弗屆，而線下的文化規範與社會脈絡同時也關鍵的制約了在地性／別少數主體對於網路空間的使用以及網路資訊的接收與挪用（Berry et al. 2003）。而Fran Martin與Chris Berry（2003）以台灣同志社群的網路使用模式為例，也指出台灣同志主體鮮少利用網際網路接觸國外的LGBT相關資訊，而更傾向在台灣特有的BBS（Bulletin Boards System）⁶網路環境中抒發生活中認同與戀愛挫折，以及尋求社交與情慾互動；換句話說，網際網路對於台灣同志社群而言，與其說是銜接全球性別文化與運動政治的接點，不如說是在地真實生活經驗的折射與延伸。

奠基在這樣的學術討論之上，本文著重描繪一群以網際網路做為主要社交媒介，且難以用「學院」菁英或者是「T吧」勞工準確歸類的台北都會區年輕女同志，其如何透過社群網站形成的線上與線下社交團體，認知「T婆／不分」認同範疇的意義，並且在「T婆／不分」象徵的性別意識形態論爭中進行自我辯證與認同協商。藉此，本文探討台灣年輕女同志主體在以台灣現代國家主體形構為脈絡而形成的認同範疇系統與跨國文化政治中，試圖理解與歸類其非常規性別與情慾所倚賴的文化邏輯以及因此而創造的生活世界。本文並企圖論述社群網站在興起並成為女同志日常社交場域的過程中，線下的「T婆／不分」認同邏輯如何滲透並媒介了線上的社交互動模式，突顯網路社群空間如何同時延伸且轉化了真實生活中的跨國文化政治，並在線上與線下社群空間的互構中，重新型塑了「T婆／不分」認同範疇之間的文化權力關係，以及年輕女同志理解與創造自我性別與情慾認同的方式。

6 BBS是Bulletin Board System的簡寫，是台灣本土發展的線上論壇系統。關於台灣同志社群使用BBS的情況研究，亦可參考翁喆裕（2010）。

「不分請坐桌子中間」：社群網站文化中的「T婆／不分」認同範疇系統與性別化社交互動

2010年六月，一個平凡的夏日夜晚，一群年輕的女孩聚集在台北市中心的一家牛排餐館門口，正準備等人全部到齊後可以入座用餐。這群女孩一面滑著手機，一面聊著公司裡惱人的同事，周末看的電影，新買的3C用品，以及不久前的小旅行。在過往的行人眼中，他們看起來就是一群再普通不過的年輕都會女孩，可能是同學，可能是同事，在下班之後一起聚餐、喝酒、聯絡感情，放鬆身心。但若這位行人稍微觀察仔細一些，他會發現在這群年輕女孩中，將近一半的成員看起來是典型的時尚女性裝扮，長髮、化妝、身形纖細，姿態柔美，而另外一半卻像是時下的年輕男性，合身筆挺的襯衫或POLO衫，搭配寬鬆的牛仔褲與卡其褲，腳上是品牌球鞋或休閒鞋，髮型則多與時尚雜誌中的男性模特兒相似。這並不是普通朋友或同事之間的日常聚餐，而是一個透過「批踢踢拉版」（一個著名的女同志網路社群）的邀約與聯繫而成行的女同志聚會，參與的成員都是自我認同為女同志的年輕女性（至少他們在網路社群中是如此宣稱），而在他們之間，一些人由於長時間的網路與實體互動已經彼此熟識，其他人則是經由社群網站中公開的邀約與召集而第一次出現在這個團體之中；我，就是這樣的新成員之一。

在所有人都到齊之後，我們進入餐廳準備就座，不熟悉的人互相攀談，認識彼此，而這次聚會的召集人，兔兔，也過來招呼我這個新面孔。兔兔看起來二十多歲，是一位長髮披肩，聲音甜美，笑容親切的女孩，我跟他表明我的研究者身分，並指出邀請我來參加聚會的朋友，小波。兔兔很親切的歡迎我加入這個「大家庭」，並且一路上都勾著我的手熱情的與我閒聊。接著，服務生帶我們抵達了我們預定的座位，那是由許多二人座小桌併起來的一張大長桌，也就是說，我們全部十幾個人只能面對面坐成兩排，而桌子的首尾之間將有很長的距離。大家面面相覷了一下，一時不知道該如何落座，這時候兔兔用一個很俏皮的口吻宣布：「那麼，所有的『T』都坐在桌子這邊，『婆』都坐到桌子那邊，那我們就像聯誼一樣了！」兔兔這個指令一

下，所有外型偏向中性陽剛的朋友開始自動的集中到長桌的一邊，而外型陰柔的則移動到桌子的另一邊坐下，沒有人覺得混淆或提出質疑，這時有一個陽剛外型的朋友開玩笑的大聲說：「但我是『不分偏T』耶」，兔兔馬上回應：「那你可以坐在桌子中間啊！」所有人都大笑了出來，而說自己是「不分偏T」的朋友則是一邊笑一邊走到其他「T」的旁邊坐下。有趣的是，初次參加聚會的我，從未在網路或實體對話中表明我的認同是「T」、「婆」、或是「不分」，事實上，當天的聚會過程也完全沒有人問我這個問題，但在大家開始落座的時候，兔兔非常自然的拉著我和其他的「婆」並排坐在一起，我推測是由於我的正典女性外表使我自然而然地被歸類到「婆」的一邊，而在接下來的社群互動中，我也被當成「婆」一樣的對待，「T」們皆對我彬彬有禮，保持安全距離，而「婆」們則與我勾手摟肩，十分親暱。

這個晚餐聚會充分顯現了「T婆」認同範疇如何結構了這一群年輕女同志的社交互動，所有參加聚會的女同志都依他們外顯的性別氣質被歸類為「T」或「婆」，而「不分」的社交位置與對應的性別展演則在這「T婆」框架中顯的相對模糊且不明確。根據之前的研究，傾向T婆認同的女同志多半以T吧做為主要的社交場域，而與學院或運動社群較為疏離。然而，上述這群年輕女同志雖然也會到T吧聚會玩樂，但他們的社群活動範圍並不侷限於T吧，而他們之中也不乏在知名大學求學或積極參與同志社團的運動份子，因此學院與T吧文化的區隔並無法解釋「T婆」認同範疇在這群女同志社交活動中的主導性。相對的，由社群網站作為主要社交媒介而開展的女同志社群文化，則是更重要的文化物質基礎，框構了這一群年輕女同志對於「T婆／不分」認同範疇的認知與使用方式。在我2009年開始田野工作時，我積極的參與各式各樣的女同志活動團體，包括女同志NGO舉辦的聚會與活動、T吧及大專院校同志社團等等。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不論對於何種性質的社群參與者而言，網際網路都是他們情慾啟蒙與認同探索的起點。許多在田野中認識的女同志朋友，都對我說當他們開始（通常是青少女時期）發現自己的愛慾對象是同性時，打開搜尋引擎網頁，鍵入「同性戀」或「女同志」關鍵字，是他們企圖認識自己的第一步。透過網際網路的資訊搜尋，她們得以釐清自我認同、開啟戀愛關係，建立社群網絡，並獲取情慾與社交互動中不可不知的資訊

（例如追求心儀女生的技巧或是性行為的實踐指南），而在五花八門的虛擬介面中，論壇形式的女同志社群網站是他們普遍使用的訊息管道。我在開拓田野場域的過程中，發現「2Girl女子拉拉學園」以及「批踢踢拉版」這兩個女同志網路論壇，可能是當時最穩定經營且最受歡迎的網路女同志社群公共入口，不僅每日的訪客眾多，而由這兩個網路平台開展出去的女同志社群活動也非常活躍且豐富。⁷接下來我將詳細描繪我進入這兩個社群網站的經驗，以更具體的呈現年輕女同志透過社群網站探索同性情慾認同與開展社交關係的過程。

首先，「2Girl女子拉拉學園」(<http://www.2girl.net/>)是一個以網頁閱讀與留言為基礎的女同志線上論壇，除了公開的同志新聞與議題分享，還根據年齡、活動性質、與討論主題等屬性分成許多留言板與留言群組；一般使用者不須經過論壇經營者的審核皆可自由瀏覽網頁資訊，但若想參與各個留言板之中的對話，則需註冊成為會員，以固定的網路身分貼文與留言。我在2009年底註冊成為「2Girl女子拉拉學園」會員，希望可以透過這個平台接觸到更多的女同志社群。如同一般社群網站，在註冊的過程中我必須要填寫一張個人資料表，除了使用者名稱、密碼、生理性別、生日、以及照片等一般個人資訊之外，其中有一個欄位特別要求我填寫我的「拉子性別」。⁸我點開下拉式選單，發現可供點選的選項由上而下依序為：1) T；2) 不分偏T；3) 不分；4) 不分偏P；5) P；6) 雙性戀；7) male lesbian；8) 跨性別；9) 男同志；10) 我不確定；11) 我不想分；12) 不想公開。⁹這個問題讓我有些

7 在我的田野工作初期，我盡可能的透過這兩個網路論壇接觸並參與女同志社群活動，我曾經參加過唱卡拉OK，打排球，看電影，T吧跳舞喝酒等等聯誼活動，這一類聚會活動的成型通常是主要召集人在論壇上張貼活動的內容、性質、時間、地點等等，參與的門檻通常不高，只要具有論壇使用者帳號，並回覆活動貼文，就可以參加。而在Facebook與Line開始流行起來之後，也時常可以看到有人在論壇中公開「揪line群」或是另創Facebook群組，在公開的論壇互動之外另闢相對私密與小型的虛擬社群團體。

8 「拉子」是英文lesbian的諧音，首先出現於當代台灣女同志作家邱妙津的「鱷魚手記」一書中。近年來，「拉子」一詞，或更簡稱為「拉」，已經成為指稱女同志主體的概括流行用語，不特別指涉陽剛或陰柔的性別意涵

9 在一般流行網路用語中，P通常是婆的簡稱。筆者第一次進行註冊流程的時候是2009年11月底，當時註冊表單中「拉子性別」的選項是1) 帥T；2) 不分偏T；3) 不分；4) 不分偏婆；5) 美婆；6) 非T非婆；7) 雙性戀；8) male lesbian；9) 不確定；10) 不是女同志。而大約一年後

困惑，一時之間我不知該如何確定我的拉子性別，因此我只好選了「我不確定」。而在會員註冊通過之後，我開始瀏覽留言版的內容，然後發現每位使用者在貼文與留言時，「拉子性別」都會出現在他的使用者名稱與照片的旁邊，顯然「拉子性別」被設定為一個關鍵且必須固定公開顯示的網路身份項目，而大多數使用者的「拉子性別」欄都顯示了「T」，「P」，「不分」，或「不分偏T/P」，並且與其照片展現的性別風格相對應，選用其他「拉子性別」選項的使用者明顯偏少。當我試圖要用我的網路身份加入對話時，我的「我不確定」拉子性別也讓我時常的收到「你是甚麼？是不分嗎？」（而不是「你是什麼？是跨性別／雙性戀嗎？」）的詢問。這些田野經驗讓我意識到，在這個網路社群中，如果我沒有選擇與「T」或「婆」相關的認同範疇作為拉子性別，我很容易被預設為「不分」，而如果我想要避免這些重複發生的疑惑，使社交過程更為直接與流暢，我最好在「T」、「婆」、「不分」等「拉子性別」當中擇一作為社群活動的身份辨識。

相似的情形也發生在我進入「批踢踢拉版」社群的過程中。批踢踢（PTT）是台灣最具影響力的BBS站，站上的「女同志版」（英文版名lesbian，暱稱「拉版」）是全台灣最受歡迎的女同志線上論壇之一，同時在線上的參與人數經常可達數百人計。要進入「批踢踢」網路論壇必須先經過網路帳號的申請與認證，在認證成功之前，使用者只能瀏覽論壇內的文章，管理者認證通過之後才能使用網路身份張貼文章與回覆留言。另一方面，BBS是以純文字介面為基礎的線上留言版，不同於「2Girl」的使用者能夠藉由張貼照片來突顯自己，「批踢踢拉版」的參與者只能透過由英文字母組成的使用者名稱來認識與區辨彼此，因此，新進的使用者若是希望在純文字介面廣大的虛擬與匿名性中提高個人的辨識度，可以在版上發一篇「自介文」，

再次查看，發現選單已經更改成上述正文所示，並一直維持至今，「帥T」、「美婆」、「非T非婆」與「不是女同志」的選項被移除，取而代之的是「跨性別」與「男同志」。我認為，選單選項的改變除了反映出論壇管理員希望囊括的社群參與者之外，也具體的反映了「範疇政治」的運作，當某些類別（如「跨性別」）在現今台灣同志社群中的文化可見性與可理解度正在上升的同時，其他類別（如「非T非婆」）則逐漸下降；「帥T」與「美婆」的消失可能也指向當代女同志社群中對於僵化性別二元腳色日益高漲的覺知與批判，因而「帥」與「美」等指涉性別刻板印象的形容詞因此被去除。

利用描述性的文字詳細的自我介紹個人特質，並附加個人網頁與通訊軟體帳號等資訊，以提高其他使用者對於這個網路身份的印象並且增加與之進一步進行虛擬互動的動機。由於這個媒體特性，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潛水」之後，¹⁰我發現在拉版最常見的貼文除了戀愛與生活故事的分享，時事議題的討論，女同志文學創作以及各式實體活動的邀約之外，「自介文」也是非常常見的一種貼文類別，通常以「找伴」或是「交朋友」為主要目的。¹¹而對照「2Girl」的「拉子性別」，在大多數拉版的自介文中，都可以看見「T／婆／不分」等認同範疇與暱稱、年紀、職業、星座、個性、休閒興趣等個人資訊並陳。例如，在2009年12月24日的「『自介』大家好!!」一文中，lemonyao介紹自己是「我／今年26／土生土長的台北人～現在還是在台北打滾～／是個夢想170的哈比T／身高152.5／體重55／是個有點害羞內向的巨蟹T一枚」；而在2016年5月6日，ecinaj603張貼了「『自介』面癱之日久見我心」，提出「一些可能是重要的資訊：1992／牡羊座O型（我脾氣真的不暴躁）／164／應該不算胖吧／桃園彰化／短髮／不分偏踢吧（我也不會定位）／不菸可酒／排球籃球羽球桌球（都略懂）」。在這跨越7年時間維度的自介文中，可以看見由「T」、「婆」與「不分」組合而成的認同範疇重要性等同於姓名、年齡、興趣、星座與所在地區等等，是女同志參與者在邀約或進行更進一步的私人情慾與社交互動之前必需揭露的個人基本資訊。

這些網路社群中的社群互動模式指出，當熱門網路論壇成為新一代女同志探索認同與建立社群的主要媒介，「T婆／不分」認同範疇與性別腳本扮演了關鍵的守門（gatekeeping）角色，是新來者在順利加入網路社群並進行社交與情慾互動之前不得不穿越並熟稔的文化知識系統。「2Girl女子拉拉學園」在註冊論壇會員身分時即要求填寫「拉子性別」，使得任何一位想要進入論壇參與社群互動的女同志，都必得先理解「T」、「婆」、「不分」等認同範疇的意義，並根據這個系統適當的分類自己的性別與情慾取向，以獲得

10 由於BBS的運作機制，若使用者在版上只瀏覽而不發言，通常不會被其他使用者發現，因此一般稱這個情形為「潛水」。

11 「找伴」是社群中指稱女同志想要尋找戀愛對象或長期伴侶的常用術語。

加入社群的入場卷。而在「批踢踢拉版」的「自介文」中，與姓名、年齡、興趣、所在地區等資訊並列的「T」、「婆」、「不分」，顯然是拉版的集體社交文化中關鍵的元素，是社群參與者決定是否與當事人更進一步進行深度與私人的社交與情慾互動時的重要依據。在本文開端曾經提及的兔兔是拉版長期的積極參與者，我曾經詢問她為什麼大家的「自介文」都要註明她是「T」、「婆」、或「不分偏T／婆」，兔兔笑著說：「你也可以不要寫啊，不過那樣你收到的站內信和回覆就會少很多喔！」。由此可知，「T婆／不分」認同範疇已經內化在網路女同志社群的社交與情慾互動結構之中，並掌握了穩固的媒介社交與情慾互動的權力，任何試圖藉由網際網路尋求社群網絡與戀愛可能的參與者，都無可避免地必須透過這些鮮明的認同範疇定位自己的社群位置中，以促成順利的社交與情慾網絡。¹²因此，在網路社群環境之中，「T婆／不分」的社交功能如同身高體重、居住地區、星座血型與休閒興趣等資訊，成為女同志主體在虛擬的網路空間中具體描繪「我是誰」的重要指標，並藉此策略性的打造自我形象以及尋求人際網絡的開展。

另外，女同志參與網路社群通常不只是為了在線上張貼文章與留言，透過網路媒介來拓展真實生活中的社交網絡與戀愛機會往往是更重要的目的。因此，活躍的網路互動時常會促成在現實生活中的聚會，對我及許多尚未與女同志社群建立實質連結的新來者來說，這些聚會是將虛擬社群聯繫轉變為真實生活友誼的重要開端，而在網路虛擬互動中守門的「T婆／不分」分類範疇系統，也在這些實體聚會中體現（embody）成髮型、服裝、行為舉止等可見的身體符號。雖然在網路社群互動中，「T／婆／不分／不分偏T／不分偏婆」看似平行且等值的認同範疇，然而在網路空間轉換到實體互動的過程中，「T婆」所對應的陽剛－陰柔外顯性別氣質與形象，比起「不分」指涉的性別中立，則在標誌主體情慾傾向以及組織社群互動上具有更穩定且明確的表意能力。在本節開頭所描述的聚會場景，即是我第一次參與批踢踢拉版

12 另外一個在田野經驗中時常聽到的女同志網路聊天室也呈現類似的情況，同樣是純文字網路媒介，女同志聊天室使用者會在其使用者名稱之後附加年紀、居住地區、星座、血型等資訊以利對話的開啟與進行，而「T婆／不分」認同範疇更是不可不備的個人資訊。關於女同志聊天室更詳細的討論，請見謝采芳（2015）。

聚會活動的過程，從中可以看出，即使參與者的認同可能更偏向「不分」或「不想分」，甚至像我一樣，根本沒有指明我的「拉子性別」，但在實體社群互動中，「T婆」性別角色透過外顯的陽剛與陰柔特質的二元對比而更加突顯，而「不分」的社群位置則如同兔兔對於宣稱自己是「不分偏T」的參與者的回應「那你可以坐在桌子中間呀」，在陽剛－陰柔的對照之下，中性氣質顯得難以被具體的呈現與定義，因此社群互動位置也相對尷尬且模糊。因此，在社群新來者將網路虛擬互動轉換成真實社群連結的過程中，相較於「不分」，「T婆」認同範疇指涉的性別腳本與文化知識具有更高的能見度與強制性，而性別化的社交互動模式也成為形塑新來者情慾認知與實踐的關鍵文化基礎。

小青的認同與社群經驗清楚的說明了「T婆／不分」認同範疇的能見度差異如何對於女同志的實體社交互動產生意義與功能上的影響。小青在九〇年代末期剛進入大學的時候認為自己是「T」，因為：「那時候『T』是唯一可以看的見的女同志。你幾乎看不到、也不知道有誰是『婆』，所以如果你想認同自己、也想讓別人知道你是女同志的話，你自然而然就是『T』了。」然而，儘管在這個時期小青根據「T」認同範疇來打造自己的外表與行為，但在發展女同志認同的過程中，她發覺自己更渴望跟伴侶撒嬌以及受伴侶照顧，因此她的認同開始轉換為「婆」。然而，為什麼不是轉變成「不分」呢？小青說：「因為我沒辦法跟『不分』約會阿，我現在只受帥帥的女生吸引。」我問小青，為什麼「不分」不能是「帥帥的女生」？這個問題讓小青詫異了一下，然後她說：

恩…是可以啦沒錯，只是有時候你不能看出來誰是『不分』，不是嗎？我以前也有陣子認為我是『不分』，因為那時候很流行當『不分』阿，我都在網路上說我是「不分」喔，但出來玩的時候我不說誰看的出來呢？念大學的時候，有一次我去T吧，打扮得非常女孩子氣，就是迷你裙，可愛的馬尾，高跟鞋阿等等，我在舞池跳舞的時候，一個外表像T的女生靠過來問我：『你是什麼？』我回答

說：『我是不分。』她驚呼：『好巧喔！我也是不分耶！』我看看她，再看看自己，心想：「哇塞，這『不分』的範圍也太大了吧，至少她該說她是『不分偏T』嘛。」

小青的認同敘述指出了雖然她曾經由於「不分」認同範疇開始在女同志社群中廣泛流傳之後短暫的認同為「不分」，但她的T吧經驗卻使她認知到「不分」實際上包含了相當廣泛的性別實踐，因而無法在未經言詞確認的情形之下就被辨識出來，也無法在社群互動中精準的傳達出她想要吸引「帥帥的女生」的情慾取向。換句話說，「不分」指涉的中性與去性別化在真實社群互動上並未發展出如T婆一般穩定的性別形象與身體符號，而透過相互比較而顯現出的陽剛－陰柔風格對比也使得「不分」主體認同輕易的滑入了T婆框架之中（「至少她該說她是『不分偏T』嘛」）。雖然小青描述的事件發生在T吧，場域中強烈的T婆文化氛圍可能是導致小青直接套用T婆框架以理解她與對話者之間的性別風格差異的原因。然而，我在田野中也參加過幾次「不分」聚，顧名思義，即是以「不分」做為自我認同的女同志特別邀約聚集的聚會，在「不分」聚中，雖然參與者的性別實踐仍有相對的陽剛與陰柔之分，但由於「不分」認同是參與聚會的前提，因此不會發生如小青所述的自我認同與性別實踐無法相互表意的問題，但若是離開這樣特別打造的社群空間，「不分」女同志仍然很容易因為其傾向陽剛與陰柔的性別風格而被認定為「T」或「婆」。根據我的不分友人的敘述，她若是與比她陽剛的對象交往就會被當成T，若是與比她陰柔的對象交往就會被當成婆，再再說明了「T婆」認同範疇透過身體象徵符號而在實體社群空間中產生的影響力。

值得再進一步說明的是，小青並不是前行研究中所定義的典型「T吧」女同志，她就讀台北頂尖國立大學，參加過女性主義與女同志社團，偶爾和朋友相約到T吧玩，幾乎每天都登入批踢踢拉版與2Girl線上論壇瀏覽最新貼文以及與聊天，她廣泛多元的社群參與說明了她對於「T婆」認同範疇的偏好並非單方面來自於T婆社群文化的濡化；反之，她的認同經驗更說明了現今「T婆」與「不分」認同範疇之間的文化權力關係並不全然附著於由「學院」與「T吧」空間而衍生出的社群與階級差異，而是更加取決於社群網站興起之

後「T婆／不分」社交邏輯的錯雜與演化。也就是說，小青認同「T婆」範疇甚於「不分」的原因並非由於她是傳統意義上的「T吧」勞工階級女同志，而是為了要在線上與線下社群空間的轉換中使得她喜歡「帥帥的女生」的情慾取向更加明確。¹³由此也可看出在當今以社群網站為主要互動媒介的女同志社群網絡中，「T婆」與「不分」認同範疇，是共同組成女同志在虛擬社群互動中打造自我形象與開展人際關係不可或缺的文化知識系統，彼此之間似無指涉明確的位階差異，然而，當女同志將虛擬互動轉換成實體空間中的社交行為時，「T婆」認同範疇反而因為陽剛－陰柔性別實踐具體而外顯的對比性，在女同志實體社群互動中取得了較高的表意與象徵能力，翻轉了前述全球－在地文化權力關係中「不分」在定義女同志主體認同時的優勢論述位置。

另一方面，「T婆」認同範疇在實體社交空間強勢的文化力量並非僅依賴陽剛－陰柔性別展演外顯的能見性，而是同時鑲嵌在現今台灣流行文化論述中，以「中性」為名的女性陽剛特質如何幾近絕對的被等同於女同志情慾的這個社會文化脈絡之中。在我進行田野研究時，「中性女孩」這個獨特的性別形象在當時獲取了廣大主流媒體的注意，除了以中性為號召的女歌手持續出現，綜藝節目與娛樂新聞也頻繁的以性別氣質傾向陽剛的女性為主題製作節目與報導，而在這些文化呈現之中，詢問或暗示這些女孩們的女同志性傾向是必然出現的環節之一。在年輕女同志社群中，「中性女孩」顯然也與「T」的身份緊密連結在一起；在我的田野工作中，許多「T」年輕女同志的性別展演與流行文化中「中性」女歌手相當類似，也時常以「中性」這個詞彙來描述自己的性別表現，或將中性女歌手當作她們的偶像。上述的文化現象一方面說明了當「中性女孩」浮現成為一個流行的、被社會接納的、且與

13 本文以小青多元駁雜的社群浸潤為例，企圖說明「T婆」與「不分」認同範疇對於現今年輕女同志主體產生意義的方式並不受限於學院與T吧之間的社群差異，而更加取決於線上與線下空間中沿著「T婆／不分」情慾腳本與性別體現而產生的社交規範。因此，此處並非試圖烏托邦式的推論「學院」與「T吧」之間的社群與階級界線已完全消失，而是指出當代年輕女同志在「T婆／不分」認同範疇系統之間校準並認同自我情慾與性別慾望的模式已然超越「學院」與「T吧」所指涉的社群與階級差異，而更需要考量女同志社群文化在網際網路的介入之下而產生的變化，而女同志主體的階級與社會位置如何與網路社群文化交織，並影響了她們的認同經驗、文化資源、親密關係以及日常生活處境，則是值得進一步分析研究的議題。

女同志情慾認同穩定連接的大眾文化符碼時，也同時成為正在探索認同的年輕女同志可輕易觸及且取用的文化形象與資源，而「中性女孩」偏向陽剛的性別展演特質也與當然爾的與女同志社群中的「T婆」語言結合，進一步加強了「T婆」認同範疇制約青少女性別認同的力量。

另外，「中性女孩」浮現成為主流文化能夠曖昧卻直接的呈現與談論女女同性情慾的中介形象，不僅彰顯了在地T婆次文化對於主流文化論述的滲透與影響，也同時說明在當代台灣社會中，自由開放的民主化慾望、頑強的社會保守規範、以及跨國流行文化之間以非常規性／別主體為軸的權力競逐。當與台灣現代國家主體建構貼合的婦女與同志運動在解嚴之後蓬勃發展，雖然一定程度的改善了非常規性／別主體邊緣的社會地位，然而社會對「同性戀」、「跨性別」的歧視眼光卻無法完全根除，「中性女孩」則在這樣矛盾的社會脈絡之中被換置成為女女同性情慾的暗喻，也因此將女同志情慾主體更穩定的錨定在性別表現趨向陽剛或中性的女性主體以及其陰柔氣質的女伴之上。而「中性女孩」與日韓「花美男」形象高度的相似性，也說明了「中性女孩」激升的文化流行度，事實上也歸功於以資本主義為主要考量的日韓流行文化如何收編了台灣的陽剛女同志形象，並深刻的介入並影響了台灣性別文化的轉變（Hu 2017），因此，「T婆」與「不分」在當代女同志社群生活中翻轉的文化階序除了來自於陰柔相對於陽剛氣質顯而易見的對比性之外，進步性別政治、社會保守思想與跨國流行文化之間的衝撞與雜糅也是不可忽視的社會脈絡。

「我想我什麼都不是」：跨國性／別意識型態 的拼貼與流動的主體抵認同

雖然在虛擬轉換成實體社群互動的過程中，「T婆」認同範疇取得了相對優越的表意能力，然而當全球化的西方進步性別政治已在台灣社會中成為普遍的現代化與民主化標竿之際，「不分」象徵的女性主義意識形態仍然持續發揮著深刻的影響與作用，而當「不分」指涉的去性別化與去角色化與「T婆」的二元性別特質混雜糅和成為一女同志必經的文化知識系統，其間在性

別認知與實踐上的衝突使得女同志的主體認同型塑不再最終指向和諧一致的整體，而是成為不停流動位移並且充滿著孔隙與裂縫的拼貼物。在我的田野工作中，經由朋友的引介，我結識了小玫與阿方，他們是一對在台北林森北路經營一家傳統T吧的中年女同志情侶，所謂傳統是因為我幾次和朋友造訪她們的酒吧，酒吧中的氛圍與Yenning Chao（1996）在其民族誌研究中所描述的十分相似，服務生外型看起來大多是T，並且遵循T婆腳本與客人玩遊戲、唱卡拉OK、喝酒或調情。小玫與阿方的外表與互動也呈現了典型的T婆角色對比—小玫是個三十五歲的長髮美女，體態纖細，舉止優雅，在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她身穿黑色雪紡紗上衣、緊身牛仔褲與黑色高跟鞋，舉手投足無不散發出氣質與自信；而阿方則是四十出頭，削的極短的頭髮，黑色皮夾克、寬鬆牛仔褲與Camper休閒鞋，尤其在談話中，阿方表現得很酷，除了簡短回答我的問題以外很少主動開口，小玫向我解釋道：「哎呀，他陪我來的啦，你知道他們都這樣不愛講話。」也許是T吧的氛圍作祟，我直覺的將「他們都不愛講話」的「他們」聯想成「T們」，因此在我和小玫阿方的對話之中，我自然而然的以「T婆」認同範疇來理解與描述小玫與阿方的認同與互動模式。然而一段時間之後，小玫卻終於忍不住開口表達她的不以為然：「對啦，我知道大家都會認為我是『婆』而她是『T』，但這些分別有什麼意義呢？為什麼要分呢？我覺得完全不必要阿！我們都是愛女人的女人，不是嗎？這些區分只會離間跟分裂社群。」聽到小玫對「T婆」如此嚴峻的批評，我十分驚訝並且立刻從善如流，在之後的對話中絕口不提T婆。然而，儘管小玫譴責T婆二元區分是「離間與分裂社群」，但小玫與阿方兩人的日常生活分工卻呈現了典型的性別二分腳本，例如小玫負責燒飯洗衣，阿方負責開車接送，而更重要的是，在小玫描述這些與阿方的日常互動模式時，她非常自然的稱呼阿方為「我老公」，並用「老婆」指稱自己在家中的角色，過了一會，小玫似乎主動意識到她在這些陳述之間的自我矛盾，因此有些尷尬的解釋說：「妳知道，我認為這些角色很不必要，但在家裡總要分工嘛，一個人做這些工作，另一個人做其他工作，所以我們是很自然的分工的，妳明白的吧？」

小玫對於「T婆」認同範疇的嚴厲評價，對比她與阿方明確的陰柔—陽剛性別特質以及在生活中自然而然的性別二元分工，指明了在當今女同志社群

文化中本土T婆情慾文化與全球化的西式進步性別政治之間的多重角力，以及因此而形成的社群角色與自我認同之間的矛盾。第一，小玫的敘事指出了可見的性別風格所投射的認同範疇（「T婆」）與個人內在的認知與立場可能是互相衝突且對立的；第二、當「T婆」認同範疇在社群互動中獲得較穩定的表意能力，「不分」象徵的性別政治意識形態（「我們都是愛女人的女人」）則持續制約了女同志的自我認知方式。這樣的張力，廣泛的出現在我的田野報導人的自我敘事當中。比如說，帶我參加批踢踢拉版聚會的小波，性別氣質與實踐偏向陽剛，在日常的社群互動中也都以「T」自稱，而在他後來參與的另一個網路女同志社群中，他甚至取了一個更加陽剛的暱稱－「波哥」－來強調他的陽剛形象與特質。然而有趣的是，在我們個別的談話中，小波卻跟我說「其實老實說，我不是很喜歡T那個樣子，我覺得我的個性還滿娘的，所以我其實比較偏不分吧，我覺得。」小波所謂的「娘」，主要是指他的情感很纖細敏感，在個性上也比較溫和而不具侵略性，喜歡打掃做飯，對各式各樣手工藝都很有興趣；而另一方面，他的感情之路一直以來並不順遂，時常經歷各種辛苦的追求之後還是落空，他有時將這個情形歸因於他的個性比較不是T典型的霸氣和爽朗，所以「婆比較不會很直接就喜歡我」（這樣感情上的挫折也可能是導致他後來更努力在網路暱稱與言行舉止追求陽剛氣質的原因）。我問小波既然如此，為什麼不會想參加不分的社群呢？在那裡他是否會比較自在？小波否決了我的推測，覺得在不分的族群裡他還是會一樣的不自在，因為他的性別氣質與外型打扮的確明顯的偏向陽剛，他稱之為「T模T樣」，而且吸引他的對象通常是「女生樣的女生」，因此這樣的情慾配對看起來更符合「T婆」而不是「不分」的定義。

像小波這樣由於外顯性別特質與內在認知之間的落差，而在「T婆」與「不分」認同範疇與社群之間游移不定，是我從2009年開始參與台灣女同志社群文化以來觀察到的一個普遍的現象；亦即，固定採用「T婆」認同範疇參與社群活動的個人，在與我的私下對話中卻時常表達出對於這些範疇是否能適切詮釋個人內在性別與情慾認同的不確定，顯示出「T婆／不分」認同範疇對於女同志主體而言並非理所當然的身份標籤，而是必須歷經多重的釐清與辯證過程才能產生實質的認同意義。再以我的報導人阿品和小立為例，

阿品是一位三十出頭的眼科醫生，與他的伴侶小立從高中時期就開始交往，但是小立說：「那時候我們並不知道『女同志』是什麼，我們也不知道我們是什麼，我們只是很單純的想要跟彼此在一起而已。」當兩人終於克服了父母的反對、對彼此感情的不確定，並且開始同居之後，他們開始漸漸的感受到了認識其他女同志和參與社群的需求，小立笑著說：「那時候我們就上網找啊。批踢踢，KKCITY¹⁴我們都有玩過，然後參加了一些活動，才知道說『啊！原來他那樣叫T，我這樣叫婆』，我覺得很好玩。」雖然接觸女同志網路社群開啟了阿品與小立對於T婆認同範疇的認識，但其實他們在外表上並不展現絕對二元的陽剛—陰柔對比；阿品的確偏好短髮與褲裝，但他同時也穿女性胸罩，而不是用運動內衣或「束胸」來掩飾自己的身體曲線，而小立雖然比起阿品更為女性化一些，但也是留著短髮，偏愛較為中性的休閒裝扮。而阿品和小立在進入網路社群之後立即被歸類為「T」和「婆」，再度說明了在女同志社交互動之中，「T婆」認同範疇對應的事實上是陽剛與陰柔由於相互對比而產生的差異，而非絕對的性別特質。

有一次，在我和小立阿品聚會聊天之後，他們約我一起去找他們的朋友小草吃晚餐，小草是個三十二歲的會計師，展現標準的女性陰柔特質，也具有相對穩定的「婆」認同。餐間閒聊的時候，小草問我們剛才的訪談進行得如何，我笑著說：「阿品的話比你少很多。」小草立即回應：「對吧？她們『T』就是這樣。」然後她拿起阿品的皮夾說：「你看，這是『T』該用的錢包嗎？草綠色還有花邊？」阿品有點窘，抗議說：「我就說我不是『T』啊，我是『不分偏T』好了，你要說我是『婆』也可以」，而小立則在一旁呵呵的笑著看小草和阿品戲鬧，並也拿出自己的皮夾——一個咖啡色的皮質短夾，上面沒有任何特殊裝飾——揮舞著說「欸，你們看我的皮夾是不是比他man多了！」。這個田野事件清楚地展現了雖然「T婆」認同範疇在社群互動中分別用來指涉「陽剛」與「陰柔」的女同志主體，然而「陽剛」與「陰柔」所對

14 在2000年代另外一個十分受到同志歡迎的BBS站台，據報導者描述，使用者在登入KKCITY時可以選擇「同志模式」，因而能夠將同志社群活動與一般社群活動區分開來。然而此BBS站已於2012年停用。

應的性別展演與特質卻可能同時體現在同一個人身上，這樣的矛盾且混雜並不只是簡單的以「不分」來收納所有性別氣質與實踐難以歸類的女同志主體就可以解決的，而是廣泛的形成了女同志主體對於「T婆」範疇的猶疑以及自我認同上的流動與斷裂。雖然阿品寡言的特徵吻合「T」的社群角色與形象，但他攜帶的草綠色的花邊皮包卻不符合「T」的性別風格與品味，反而小立認為他的皮夾更「man」。若是在Yenning Chao描繪的傳統T吧文化中，阿品理應要盡可能的展演「T」這個社群角色，因此與「T」的角色性別意涵相違背的行為將會受到社群與自我的審查與規訓，而不會公然並陳；而若是在簡家欣與張娟芬所描述的女性主義新T婆文化中，寡言與草綠色花邊皮包的矛盾組合則象徵了顛覆父權的性別彈性與翻轉，而阿品應可無甚疑問的接受「不分」或是「不分偏T」作為其認同標籤。然而，阿品著急又無奈的回應卻指出了「T婆」與「不分」認同範疇的交錯並陳顯然使得他無法輕易安居於任一認同範疇之中；阿品「我就說我不是『T』啊，我是『不分偏T』好了，你要說我是『婆』也可以」這句話所表達的與其說是他拒絕「T」認同範疇而轉向認同「不分偏T」或是「婆」，不如說是她對於這所有認同範疇的不確定與不認同。

在我的田野經驗中，這樣的抵認同（dis-identification）普遍的出現在許多女同志的認同模式中，尤其是對於在對話當下用「不分」或是「不分偏T／婆」認同範疇來標籤自己的報導人而言。如同前文所述，相對於「T婆」所指涉的陽剛－陰柔對比，在社群互動中「不分」的象徵意義模糊而廣泛，而報導人會以這樣的認同範疇來標識自己，多半並不是因為她們的內在情慾傾向或外在性別特質明確符合「不分」認同範疇的定義，而是在任一認同範疇都無法安居時，從「T婆／不分」逐一刪去確定不適合的類別並暫時自我定位的結果。舉例而言，我認識卡卡的時候她三十五歲，跟小青一樣，卡卡從青少女時期就開始發展女同志認同，參與過許多不同性質的線上與實體女同志社團，也在不同的人生階段與社群參與中有過「T」和「婆」的身份認同轉換，而在我們對話的當下，她用「不分」來標誌自己，然而原因並不是因為她覺得她「是」（“is”）不分，而是因為「多數時候我還是覺得我什麼類別都不是……所以我猜我只能當『不分』了」。卡卡的敘述再次彰顯「T婆／不

分」認同範疇的文化強制力，即便卡卡覺得「我什麼類別都不是」，但他卻還是必須以「我猜我只能當『不分』了」來傳達並賦予這個「什麼都不是」主體認同範疇上的意義。然而，如同阿品，卡卡在「T婆／不分」認同範疇系統之間徘徊游移並試圖自我定位的過程，也同時展現了他對於所有認同範疇的不認同與不確定。這樣「抵認同」的實踐呼應了前述酷兒人類學者Weiss（2016）與Morgensen（2016）所指出的，在地非常規性／別主體認同模式實際上展示的是無法被後殖民知識權力機制所掌控的流動與不確定，以及與常規文化邏輯不同的「除此之外的世界」的創造。當異質的知識論述系統交錯並存，認同範疇系統不停擴大分化，這個文化趨力最後導致的並非如LGBT認同政治所期待的一個穩定、持久、適切反映內在性／別慾望的主體認同，而是主體在多元繁複的認同範疇之中持續自我定位與區辨，因此而形成的不停流動找尋的認同軌跡。

文化人類學者Tom Boellstorff（2005：236）曾經以「配音文化」（“dubbing culture”）這個概念指出在西方LGBT文化論述影響之下，印尼在地“gay/lesbi”情慾主體認同如何展現出全球性別政治與在地情慾文化之間「粗略的複製關係」（“a rough copy”），在其間異質的文化邏輯並陳，接縫盡顯。在臺灣政治現代化與國家民主化的歷程中，歐美進步性別政治與臺灣性別文化規範的在地接合一直是持續發生的文化現象。除了前述的「中性女孩」形象如何在全球化的性別解放政治與在地保守性別規範的衝突中被廣泛的運用作為女女同性情慾的文化符碼之外，「T」女同志與女性陽剛特質也乘著這股「中性風潮」而被重新定義成酷兒顛覆以及多元性別的象徵。比如說，知名的女性主義學者張小虹教授便曾經評論「新世代的『中性』……以『陰陽同體』的魅力取代『陰陽怪氣』的汙名詆毀，以『似男孩的女孩』取代『不男不女』的負面評價。」¹⁵當尊重與友善多元性別仍然是臺灣塑造進步與民主國家形象的指標，這樣對於女性陽剛特質的重新詮釋無疑轉換了女性陽剛主體在臺灣女同志運動中曾經的國族他者地位，並重新將其納入現代國

15 張小虹「性別酷兒的世代」<http://city.udn.com/54543/4166196#ixzz4nTQqfMDi>，瀏覽日期 2017/7/20

家主體的形構之中，而在地陽剛女同志與西方女同志政治之間的對立關係也因此得到整合。這些當代性／別文化現象為「T婆／不分」認同範疇系統的出現提供了脈絡性的詮釋視角：在當代台灣女同志社群中演化出的「T婆」與「不分」認同範疇網絡，可說也是進步女同志政治與在地T婆情慾文化合流的一個面向。然而，在地整合的企圖並不一定最終導向和諧一致的整體。我的女同志報導人在「T婆」與「不分」範疇之間尋找自我定位所感受到的衝突與不連續，顯示出「T婆／不分」認同範疇系統並非弭平了進步女同志政治與T婆女同志文化之間的矛盾與落差，而是如Boellstorff所言，形成了兩者之間「粗略的複製」關係，不僅導致了年輕女同志主體之間普遍的認同流動與矛盾，也指向了認同範疇與主體認同之間難以忽視且無法弭平的隙縫。

「一半是T，一半是跨」：性別少數認同範疇之間的重疊與階序

另一方面，台灣女同志的認同移動與轉換不僅僅發生在「T婆」與「不分」之間，同時也牽涉了「跨性別」、「雙性戀」、甚至「女人」等等在台灣進步性別政治與同志運動興起的脈絡中浮現的性別與情慾認同範疇。前文曾經提及，在早期的T吧文化中，「T」與「婆」指涉的「女同志」主體實則同時包含「認同」男人的女人以及「慾望」男人的女人，然而當台灣女同志在運動脈絡中重構「T婆」作為女同志翻轉異性戀性別二元體制的象徵時，「認同」男人與「慾望」男人的女人也從「女同志」的主體定義範圍中被劃出了。有趣的是，在台灣同志運動的發展中，「跨性別」與「雙性戀」認同範疇與運動團體也開始浮現，性別跨越及雙性慾望與「同性戀」的差別也開始在社群與主體型構的層次被區辨出來，¹⁶除了再度印證Sedgwick所指出的歐

16 台灣第一個公開的跨性別團體，「台灣TG蝶園」，創立於2000年，提供跨性別朋友與家屬諮詢專線及聚會支持，並持續關注多元的性別人權與跨性別議題 (<https://www.facebook.com/tg.taiwan/>，瀏覽日期2016/08/11)。台灣第一個雙性戀團體，「By the way拜坊」，則創立於2007年，致力於「凝聚雙性戀主體力量」，並積極與其他同志團體溝通交流，並參與各項同志活動 (<https://www.facebook.com/BitheWay.tw>，瀏覽日期2016/08/11)。關於跨性別與雙性戀

美現代性別少數主體認同的分化趨力在台灣同志運動中的橫向移植之外，似乎也適時的承接了被「女同志」劃出的「認同男人」與「慾望男人」的生理女性主體。然而，相對於認同政治中不同認同範疇與主體之間的明確的彼此區分，對於我的報導人而言，「女同志」與「跨性別」或「雙性戀」卻非絕對互斥的主體認同；反之，除了在「T婆／不分」認同範疇之間的游移之外，我的報導人其認同敘述同時也呈現了「女同志」、「跨性別」、「雙性戀」甚至「女人」等認同範疇之間的重疊與矛盾。這個現象更進一步的顯示出在全球-在地性別文化知識的衝撞與矛盾中，非常規性／別主體對於自我性別與情慾實踐的定義與認知，其如何由於認同範疇系統的衍生與位移而變的混雜與模稜兩可，而報導人的認同流動軌跡，更說明了差異認同範疇之間由於不同程度的社會污名而產生的文化階序關係。

相對於那些不確定自己的「陽剛」特質，在「T」與「不分」認同範疇之間搖擺的女同志，在我的報導人中，另有一些「T」女同志則表現出相當確定的陽剛性別實踐與認同，他們通常認為他們的陽剛傾向是「生下來就這樣」的，對於女性身體特徵感到不同程度的不適與衝突，小時候都曾經覺得自己應該是個男孩而不是女孩，他們只受陰柔特質的女性吸引，並且在情愛與性關係中採取絕對的主動位置。不同於前述的陽剛「女同志」在「T」與「不分」之間的掙扎，這樣陽剛女性主體的認同通常徘徊在「T」與「跨性別」之間，而小虎就是這樣的報導人之一。在我2011年認識小虎的時候，他28歲，他告訴我，他高中就讀女校，由於他明顯的陽剛外型，在進入高中的第一天就被其他同學詢問：「你是T嗎？」，也因此很快的與學校裡其他的陽剛女同學熟悉起來。在這樣的文化浸潤中，小虎沒有什麼疑問的認為自己就是個「T」，並且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在網路上搜尋關於一個「T」應該要如何打造自己的陽剛外形，如何追求女朋友，甚至如何進行性行為的教戰手冊，並且覺得十分受用。然而，小虎的「T」認同在他2001年進入一所頂尖國立大學，並加入學校中的女同志社團之後開始動搖；小虎說

者如何打造並劃定其主體認同界線，請見何春蕤（2002），陳美華、蔡靜宜（2015），曾漢津（2009），陳素秋（2015）。

我加入社團的目的其實是想認識更多婆，我以前約會的對象都是異女嘛，我不想再被異女甩了，但是我不知道要去哪裡認識婆……但是你知道嗎，我加入社團之後，社團裡那些婆都超級積極的想要征服T耶……呃，就是做愛的時候要脫你的衣服而且還要上你……她們說現在『鐵T』已經不流行了，現在的T要接受自己是個女人才行，我真的被嚇壞了，我那時就想，幸好我之前交往的都是異女，好險好險。

雖然小虎之後還是繼續待在女同志社團裡活動，但社群中「現在『鐵T』已經不流行了，現在的T要接受自己是個女人才行」的論述使得小虎與「T」認同範疇之間開始產生了隔閡，女同志社團中對於「T」女性主義式的定義與要求使他開始覺得他並不完全是個「T」。這樣的認同困惑在他大學的最後一年接觸到了「跨性別」認同範疇之後似乎稍稍獲得解答，他在性關係中對於裸露身體與接受愛撫的排斥似乎更加吻合「跨性別」而非「女同志」的定義。但是當他藉由網路資源更深入地接觸跨性別認同論述與社群時，小虎又感覺他無法完全的認同為跨性別，因為雖然他的陽剛實踐在女同志社團中常常被認為太「man」了，但是由於他並不要進行性別重置手術，因為「我也沒有討厭我的胸部或子宮到要把它割掉的地步啦」，所以對於女跨男跨性別社群而言，他的陽剛認同與實踐又不是那麼的夠格；這樣不上不下的情形，使得小虎認為：「所以我現在有點覺得我是一半T一半跨吧」。而另一方面，小虎對於要向家人與朋友坦承自己的認同轉變也感到難以啟齒：

總不能就這樣跟我的女同志朋友說『對阿，現在我變成異性戀了』，感覺起來好像是二次出櫃，滿尷尬的……而且我的家人一定不能接受的啦，他們好不容易慢慢接受我是一個同性戀，如果現在我跟他們說，『啊不是，我其實是跨性別』，他們一定會瘋掉的，畢竟現在社會上還是滿不能接受跨性別的。

多數與小虎一樣有著陽剛認同並且與自己女性身體有著不同程度疏離感的報導人都共享了類似的認同敘事。首先，如同前文所述的「T婆／不分」抵認同，在小虎生動幽默的描繪底下，敘說的其實是一個主體的自我性別與情慾的認知與實踐，其與現行主要認同範疇都「不合」的狀況。他一方面不認同「T」作為一個「女同志」認同範疇所指涉的陽剛氣質、女性身體以及被動性角色並存的狀態，但另一方面，現代跨性別運動中對於「跨性別」主體定義所包含的性別轉換與重置卻與他的性別認同也有所扞格。這樣的現象更進一步說明，在西方進步性別政治與在地T婆情慾文化的交織與衝撞之中，所產生的認同範疇界線重組和主體性別與情慾實踐之間的落差與不對稱。

另外，小虎對於「跨性別」認同範疇的遲疑部分也來自向家庭與朋友「二次出櫃」的顧慮，說明了在現今貌似開放自由的社會氛圍中，「跨性別」與「女同志」或「T」相比仍然是一個汙名化較高，社會接受度較低的認同範疇。許多田野經驗也印證了「T」與「跨性別」之間的文化階序關係，比如說，在我一次參與以跨性別主體為主的社群聚會時，有一位已完成卵巢與子宮摘除的女跨男跨性別者在分享自身經驗時即公開地說：「如果那時候『T』有現在這麼普通的話，說不定我也不去動手術了啊。」而在我進行田野工作的當下，男跨女跨性別社群中，也流傳著一本身體打造教戰手冊，裡頭開宗明義寫著「如果『兄弟』（女跨男主體在社群中的通稱）的外觀不夠到位，頂多被人以女同志T的角色看待，但『姐妹』（男跨女主體）若被看出是男扮女裝時，輕則被側目或是被指指點點，重則可能被視為罪犯遭拘捕。」這些陳述都說明了在當今台灣的性別文化脈絡中，非常規性／別主體如何受到主流社會差異化的對待與接納；當進步性別政治與在地T婆文化之間粗略的拼貼與複製使得以「花美男」形象為準繩的女性陽剛主體成為一種流行文化元素，「跨性別」在主流文化呈現中仍然是怪異、滑稽、令人懷疑的存在。Judith Butler（2004：7）在評論美國的跨性別與間性人（intersex）運動時曾經指出，認同政治試圖藉由創造特定的認同範疇而將過往被認為異常或變態的性別與情慾取向轉換成可生活（livable）的主體認同，然而這樣的企圖事實上同時取決於社會體制對於「可生活的人類狀態」（livable human condition）的定義；換言之，性別少數主體在實踐非常規性別與情慾認同之

前，必須先穿越社會規範對於個人選擇的制約，自我認可的能動性在社會體制支持並許可的情形則更有可能開展。而小虎在認同為「T」與「跨性別」之間的猶豫，除了來自於其慾望與實踐與這些認同範疇的落差之外，也展現出在台灣主流文化環境中，「跨性別」認同範疇的「可生活」程度仍然低於「女同志」與「T」，說明了在地社會規範、進步性別政治與跨國流行文化碰撞之餘產生的性／別少數主體階序，如何影響了陽剛女性理解並採用非常規性／別認同範疇的邏輯。

除了「跨性別」之外，「雙性戀」也在這樣的跨國文化政治情境中成為「T婆／不分」認同範疇系統的另一個衍伸。如前文所述，在台灣「不分」與「T婆」女同志的論戰中，除了T的陽剛實踐與認同之外，「婆」認同範疇所影射的雙性戀傾向也成為爭議的核心。然而，不同於美國的「婆」(femme)將「雙性戀」(bisexuality)論述成一種獨特的情慾實踐模式，以他們自由穿越並挑戰同性戀與異性戀二元界限的能動性，區辨出「婆」女同志與異性戀女性的不同(Hemmings 1998 ; Nestle 1992 ; Rose and Camilleri 2003)，台灣女同志運動對於「婆」認同範疇的重新劃界反而是透過排除「婆」雙性情慾實踐的可能性以確定「婆」作為一正當的女同志主體認同。這樣的論述邏輯，形成了女同志社群中對於雙性情慾實踐者的質疑與孤立，也因此促成了「雙性戀」主體認同與運動組織的出現。小飛是台灣第一個雙性戀組織「By the way 拜坊」的創始成員之一，他告訴我，他在女同志社團內感受到的孤立與格格不入，是他決定創立雙性戀組織最重要的原因。在大學時代，女同志社團一直是小飛最重要的友伴網絡，她積極的參與同志運動倡議，也擁有穩定的「女同志」認同，直到有一天，她意外的愛上了一個男人，然後她突然發現：「我不知道要怎麼跟我的女同志朋友說這件事，我害怕他們看待我的眼光，所以我只好從社團裡面消失。」之後小飛與男人交往，也與女人交往，與女同志社團疏離的經驗促使她開始重新思考她的情慾認同：「我沒辦法跟我的女同志朋友談我的異性戀經驗，也沒辦法跟我的異性戀朋友談我的女同志經驗，但是這兩者都是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阿，我不希望每談一次不同的戀愛，就要把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抹去，所以我只好找一個屬於自己的團體。」於是小飛開始尋找與雙性戀有關的資訊，並且在

網路上張貼聚會的公開邀請，「沒想到來了好多人」，小飛說，而「By the way 拜坊」這個組織就在這個過程中慢慢發展起來，而「『雙性戀』到底是什麼？」的相關知識論述也在這樣的社群組織過程中慢慢地被創造與發展出來。

小飛的敘述指出了她的「雙性戀」認同發展來自於在台灣女同志運動社團中，「女同志」與雙性情慾實踐之間的不相容；而有趣的是，當雙性情慾實踐被排除在「女同志」主體認同之外時，這樣的趨力反而使得「雙性戀」開始在同志運動的脈絡中浮現成為一個與「女同志」平行的認同範疇，而相關知識體系與社群網絡的出現，也重新導向了個別主體認知自我情慾與性別實踐的方式。比如說，28歲的阿朱是上述小青的伴侶，當我2010年初識他們時，小青跟我說，阿朱就是完全符合她所喜歡的「帥帥的女生」的類型，聽到這話，阿朱大笑了出來，然後轉頭對我說：「對啦，我以前是一個T，但是現在我是一個雙性戀。」我有些吃驚，問阿朱說：「所以你有跟男生在一起過？」阿朱說：「沒有啦，但是我小時候喜歡過我們班上的男生…因為我有一陣子不是很認同T這個標籤，在女同志社群裡面沒有歸屬感，所以我試著參加一些其他的聚會，後來有去拜坊，就覺得既然我曾經對男生有感覺，那我應該是個雙性戀才對。」雖然阿朱從來沒有過異性戀親密關係，也一直維持著穩定的同性戀情，然而當他開始對於「T」認同範疇產生質疑的時候，參與拜坊，進而接觸「雙性戀」認同範疇的經歷卻使得她重新檢視過去「喜歡過班上男生」的情感經驗，並進而認同自己應該是「雙性戀」；換言之，雙性戀社團與知識論述的出現為阿朱的文化浸潤與認同選擇提供了新的可能，使他在對於T認同產生疑惑時並非如其他的報導人一般向「不分」流動，而是轉變為「雙性戀」。然而有趣的是，在我的田野經驗中，許多有過雙性戀愛經驗的報導人反而不覺得以「雙性戀」認同範疇區分自己的必要性，「我只是一個女人，我喜歡一個人並不是因為他的性別，而是因為他這個人本身」是他們非常普遍的敘說模式。相對於小飛與阿朱，這樣的報導人普遍對於運動社群參與的程度較低，對於社群中差異認同範疇的分化以及彼此之間產生的權力與政治關係沒有涉獵，卻大多認可他們的非常規情慾實踐是現代女性獨立自主，不受父權宰制的象徵之一。

延續本文「範疇政治」的分析視角，上述報導人採用「T」、「跨性別」、「雙性戀」或是「女人」來標誌他們的主體認同的標準，顯然不只是取決於他們的內在認同與慾望，而是在台灣現代女性主義與女同志運動興起並重新劃定「女同志」認同範疇邊界時，由於涵納與排除界線的改變而產生的認同轉移。在這些認同敘事中，報導人在「女同志」、「跨性別」與「雙性戀」等認同範疇中持續尋找並定位自己的軌跡，不僅再次顯示「認同」如何在異質的跨國性別知識論述交會中成為一不停流動變化的過程，並且更進一步彰顯「女同志」、「跨性別」與「雙性戀」等認同範疇在常民實踐中，並不如認同政治所宣稱的指涉了彼此獨立的認同主體以及殊異的性別情慾實踐，而是指向了象徵符號與主體認同之間難以預期的重疊、斷裂與溢出。另一方面，差異認同範疇於在地社會中不同的污名化程度，以及報導人的社會位置所導致的知識浸潤與社群參與，更是導致不同的認同範疇如何對報導人的日常認同實踐發生意義的關鍵因素。

結語

致力鑽研文化全球化的人類學家Appadurai (1996) 指出，在今日的全球化世界中，跨國文化力量透過媒體、國際政經組織及人口跨國移動等媒介以日益繁複的形式交錯混雜，形成破碎、斷裂且不均質的意識型態景觀 (ideoscape)，不僅構築了每一個人的生活世界，更成為每一個人建立自我認同與歸屬感時不可或缺的結構脈絡。本文分析台灣女同志在「T婆／不分」之間進退猶疑的蜿蜒軌跡，即試圖具體而微的呈現在地性別少數主體在異質跨國文化力量的衝突、競逐與協商中建構認同的模式。透過酷兒學者對於知識權力與當代LGBT認同政治的批判反思，本文提出「範疇政治」概念，指出全球化的西方進步性別政治與台灣本土女女同性情慾文化之間的衝撞與混雜，及其如何在台灣尋求國際化的國家主體肯認的脈絡中，經由「T婆」、「不分」、「跨性別」與「雙性戀」等認同範疇之間錯雜的文化政治關係而具體的呈現出來；而在網路世代中「T婆／不分」成為主導台灣女同志社交與情慾互動的知識系統，以及「女同志」主體對於「T婆／不分」，甚至「跨性

別」與「雙性戀」遲疑反覆的認同軌跡，則突顯了不均質的跨國文化地景經由台灣女同志次文化媒介之後的在地展現。在這樣的文化脈絡中，女同志報導人的認同敘事呈現了在多重認同範疇的分化與重疊中企圖自我釐清與歸類的趨力，然而相對於現代LGBT認同政治多將「認同」視為一彰顯主體內在慾望的穩定表徵，跨國文化知識接合時產生的意義縫隙與不連續，卻使得「認同」一詞對於本文報導人而言，成為一項永無止盡的分類學（taxonomic）工程。而除了內在慾望取向之外，社群參與、知識浸潤、以及性別少數主體認同之間的文化階序也成為報導人在差異認同範疇之間持續不斷自我分類的準則，更顯示出跨國文化政治如何不均質的受到在地社會文化體制媒介，並經由在地主體的認同模式展現出來。換言之，報導人在「T婆／不分」認同範疇系統中來回擺盪游移的軌跡，清楚揭示了象徵民主與現代化的西方性／別政治與台灣在地T婆情慾文化之間透過在地物質媒介而形成的繁複網絡，而女同志主體不均質地混雜、取用或拒斥某一認同範疇的模式，也指出特定文化論述在何時、以什麼方式、向哪些對象變得可取得、可理解、並且可採用，在在顯示了跨國文化政治在日常生活實踐中留下的真實軌跡。

透過「範疇政治」概念，本文旨在突顯台灣「女同志」在日常生活中主體實踐與轉換「認同」的過程，如何體現了在台灣國家主體形構、全球化的西方進步性別政治與在地T婆情慾文化碰撞中產生的跨國文化知識地景以及權力關係。然而，「認同」之於在地性別少數主體的意義不僅僅是一個單純標籤與分類自我的象徵符號；反之，性別少數主體「認同」自己的方式同時牽涉了他們如何在異性戀常規社會中如何定位自己，如何尋找支持網絡與建立社群歸屬，如何開啟與協商親密關係實踐（「T」、「婆」、「不分」都各自指涉了不同的情慾對象與性別腳本），以及如何理解與參與當代LGBT運動的平權倡議（對於「同性戀」族群平權的象徵是婚姻平權，但對於「跨性別」族群來說則可能是自由換證）。因此，在台灣國族主義與跨國文化政治關係中形成的範疇政治，對於非常規性別與情慾主體的社群網絡、親密關係、平權意識、以及運動參與等等面向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而這些影響又將如何改變了台灣同志文化的在地面貌？都是本文企圖進一步關注與討論的議題，以更加豐厚對於台灣在地性／別少數主體形構與日常生活實踐的批判性理

解。然而囿於篇幅所限，本文未能對這些問題做進一步的分析與梳理，此為本文的限制與未竟之處。然而，藉著本文的討論，筆者期待能指出此一研究方向，將當代台灣性別與情慾主體認同、親密關係實踐、政治論述生成以及運動倡議方向，置放在宏觀的跨國文化政治網絡中做進一步脈絡性的理解與檢視。筆者認為，這麼做不僅有助於建立超越全球化論述中常見的全球－在地以及抵抗－收編二元對立的思考框架，深化對於台灣後殖民情境中性別少數政治與主體形塑的批判與探索，並能突顯在地文化與主體協商與轉化跨國文化性別政治與意識型態的能動性，進而更加細緻的探討台灣同志運動、文化、與主體形塑在強勢全球文化力量中的在地化歷程。

參考書目

何思瑩 He, Si Ying

2014 「非法」情境下的酷兒生殖：台灣女同志的人工生殖科技實作 feifa qingjingxia de kuer sheng zhi: Taiwan nütongzhi de rengong shengzhi keji shizuo [Queering reproduction in a prohibited context: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as utilized by Taiwan's Lesbians]。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 nü xue xue zhi: fu nü yu xing bie yan jiu [Journal of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35: 53-122。

何春蕤 He, Chun Rui

2002 認同的「體」現：打造跨性別 rentong de tixian: dazao kuaxingbie [The em(bodi)ment of identity: constructing transgender]。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taiwan shehui yanjiu jika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46: 1-43。

林津如 Lin, Jin Ru

2010 娶外配的男性都是大男人？以女性主義民族誌方法重新解讀男性陽剛特質 qu waipei de nanxing doushi dananren? yi nüxingzhuyi minzuzhifangfa chongxin jiedu nanxing yanggang tezhi [Are those who are married to foreign wives all male chauvinists?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sculini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ethnography]。質性／別研究 zhi xing/bieyanjiu [Qualitative Gender Studies]，周平、林昱瑄編 zhouping&linyuxuabian [Zhou, ping& Lin, YuXua, ed]，頁148-179 [Pp.148-179]。台北：巨流 taipei: juliu [Taipei: Ju-Liu Publishing]。

翁喆裕 Weng, Zhe Yu

- 2010 Nasty Kids BBS 站的同志遊行動員與扮裝策略(2003-2008) Nasty Kids BBSzhan de tongzhi youxing dongyuan yu banzhuang celüe (2003-2008) [NastyKids BBS's mobilization, disguising and news media strategies in order to participate in Taiwan gay parades (2003-2008)]. 文化研究月報 wenhuayanjiu yuebao [Cultural Studies Quarterly] 101: 2-29。

張娟芬 Zhang, Juan Fen

- 2011 [2001] 愛的自由式：女同志故事書 aideziyoushi: nütongzhi gushishu [Freestyle of love: a storybook of nütongzhi]。台北：時報 taimei: shibao [Taipei: ShiBao]。

陳美華、蔡靜宜 Chen, Mei Hua and Cai, Jing Yi

- 2015 說些醫生想聽的話：變性評估的性別政治 shuoxie yisheng xiangting dehua: bianxing pinggu de xingbiezhengzhi [Say whatever doctors want to hear: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diagnosis of transsexualism]。台灣人權學刊 tai wan renquan xuekan [Taiwan Human Rights Journal] 2(2): 3-39。

陳素秋 Chen, Su Qiu

- 2015 在中界之處打造性自我：論雙性戀認同與情慾實踐 zaizhongjiezhichu dazao xingziwo: lun shuangxinglian rentong yuqingyu shijian [Crafting a sexual self in the middle ground: on bisexual identity and bisexuality]。台灣社會學刊 taiwan shehui xuekan [The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56: 1-52。

曾漢津 Ceng, Mei Jin

- 2009 以「雙」之名：一個雙性戀社群的興起與運作 yi 'shuang' zhiming yige shuangxinglian shequn dexingqi yuyunzuo [In the name of Bi: an analysis on the bisexual community]。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guoli gaoxiongshifandaxue xingbiejiaoyu yanjiusuo shuoshilunwen [Master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Gender Education, Nation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潘淑滿、楊榮宗、林津如 Pan, Shu Man, Rong Zong Yang and Jin Ru Lin

- 2012 巢起巢落：女同志親密暴力、T婆角色扮演與求助行為 chao qi chaoluo: nütongzhi qinmi baoli, t po jiaosebanyan yuqiuzhu xingwei [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a nest: lesbia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butch-femme, and help-seeking]。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taiwan shehui yanjiu jika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87: 45-102。

蔣琬斯、游美惠 Jiang, Wan Si and You Mei Hui

- 2011 年輕女同志的親密關係、情慾探索與性實踐 nianqing nütongzhi deqinmiguanxi qingyutansuo yuxingshijian [A study on young lesbians' intimate relationships, sexual explorations and sexual practices]。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zhonghua fudao yuzishang xuebao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31: 159-182。
- 鄭美里 Zheng, Mei Li
1997 女兒圈：台灣女同志的性別、家庭、與圈內生活 nüerquan taiwan nü tongzhi dexingbie jiating yuquannei shenghuo [Daughter's circles: gender, family and community life of lesbians in Taiwan]。台北：女書文化 taipei: nüshu wenhua [Taipei: Fembooks Publishing]。
- 謝文宜 Xie, Wen Yi
2008 看不見的愛情：初探台灣女同志伴侶親密關係的發展歷程 kanbujian de aiqing chutan taiwan nütongzhi banlü qinmiguanxi defazhanlicheng [The invisible love: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hips for lesbian couples in Taiwan]。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zhonghua fudao yu zishang xuebao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24: 181-214。
- 謝采芳 Xie, Cai Fang
2015 未曾消失的女同志聊天室：純文字網路介面中的自我展演與社交策略 weiceng xiaoshi de nütongzhi liaotianshi: chunwenziwanglu jiemianzhong de ziwozhanyan yu shejiaocelüe [Never disappear lesbian internet chat room: self performances and social strategy of plain text web interface]。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 gaoxiongyixuedaxue xingbieyanjiusuo shuoshilunwen [Master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Gender Studies,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 簡家欣 Jian, Jia Xin
1997 喚出女同志：九零年代台灣女同志的論述型構與運動集結 huanchu nütongzhi: jiuling niandai taiwan nütongzhi de lunshuxinggou yu yun dongjijie [Bring out the lesbians: Taiwan lesbian discourses and movements (1990-1996)]。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guoli taiwan daxue shehuixueyanjiusuo shuoshilunwen [Master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蘇淑冠 Su, Shu Guan
2005 愉悅／逾越的身體：從社會階級觀點來看西門T、婆的情慾實踐 yuyue/yuyue deshenti: cong shehuijieji guandian laikan ximen tpo deqingyushijian [Pleasurable/transgressive bodies: a reading of T/Po sexuali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lass]。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guo li donghua daxue zuqunguanxi

- yuwenhuayanjiu suoshuoshilunwen [Master Thesis. Department of Ethnic Relations and Cultur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 Altman, Dennis
 1996 Rupture or Continuity?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Gay Identities. *Social Text*, 48: 77-94.
- Appadurai, Arjun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aym, Nancy K.
 2006 Finding the Qual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Critical Cyberculture Studies*. D. Silver and A. Massanari, eds. Pp. 79-87.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Berry, Chris, Fran Martin, and Audrey Yue, eds.
 2003 *Mobile Culture: New Media in Queer As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erry, Chris and Fran Martin
 2003 Syncretism and Synchronicity: Queer in Asian Cyberspace in 1990s Taiwan and Korea. *In Mobile Culture: New Media in Queer Asia*. C. Berry, F. Martin and A. Yue, eds. Pp. 85-114.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oellstorff, Tom
 2005 *The Gay Archipelago: Sexuality and Nation in Indone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a *Coincidence of Desire: Anthropology, Queer Studies, Indones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b *Queer Studies in the House of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6: 17-35.
- Blackwood, Evelyn
 2008 Transnational Discourses and Circuits of Queer Knowledge in Indonesia.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 Gay Studies* 14(4): 481-507.
 2010 *Falling into the Lesbi World: Desire and Difference in Indone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Butler, Judith
 2014 *Undoing Gender*. New York: Routledge.
- Campbell, John Edward
 2004 *Getting It on Online: Cyberspace, Gay Male Sexuality, and Embodied Identity*. New York: The Haworth Press.
- Chao, Yenning

- 1996 *Embodying the Invisible: Body Politics in Constructing Contemporary Taiwanese lesbian Identities*. Ph.D. thesis. Cornell University.
- Chao, Antonia
- 2000 *Global Metaphors and Local Strateg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aiwan's Lesbian Identities*.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2(4): 377-90.
- 2001 *Drink, Stories, Penis, and Breasts: Lesbian Tomboys in Taiwan from the 1960s to the 1990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40(3-4): 185-209.
- Chou, Wah-shan
- 2000 *Tongzhi: Politics of Same-Sex Eroticism in Chinese Societies*. Binghamton, NY: Haworth Press.
- Craig, Shelley L. and McInroy, Lauren
- 2014 *You Can Form a Part of Yourself Online: The Influence of New Media on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Coming Out for LGBTQ Youth*. *Journal of Gay and Lesbian Mental Health*, 18: 95-109.
- Cruz, Arnaldo and Martin F. Manalansan, eds.
- 2002 *Queer Globalizations: Citizenship and the Afterlife of Colonialis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Elliston, Deborah A.
- 1995 *Erotic Anthropology: "Ritualized Homosexuality" in Melanesia and Beyond*. *American Ethnologist* 22: 848-867.
- Foucault, Michel
- 1990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Gray, Mary
- 2009 *Out in the Country: Youth, Media, and Queer Visibility in Rural Americ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Grewal, Inderpal and Caren Kaplan
- 2001 *Global Identities: Theorizing Transnational Studies of Sexuality*.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 Gay Studies* 7(4): 663-79.
- Hemmings, Clare
- 1998 *Waiting for No Man: Bisexual Femme Subjectivity and Cultural Repudiation*. *In Butch/Femme: Inside Lesbian Gender*. S. Munted, eds. Pp. 90-100. London: Cassell.
- Hillier, Lynne and Lyn Harrison
- 2007 *Building Realities Less Limited Than Their Own: Young People Practising Same-Sex Attraction on the Internet*. *Sexualities* 10(1): 82-100.
- Hu, Yu-Ying
- 2017 *Mainstreaming Female Masculinity, Signifying Lesbian Visibility:*

The Rise of the *Zhongxing* Phenomenon in Transnational Tawan. Sexualities. Article first published online: June 1, 2017. DOI: <https://doi.org/10.1177/1363460717701690>

Lewin, Ellen

2016 Who's Queer? What's Queer? Queer Anthropology through the Lens of Ethnography. *Cultural Anthropology* 31(4): 598-606.

Livingstone, Sonia M.

2008 Taking Risky Opportunities in Youthful Content Creation: Teenagers' Use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for Intimacy, Privacy and Self-Expression. *New Media and Society* 10(3): 392-411.

Manalansan, Martin F.

2003 *Global Divas: Filipino Gay Men in the Diaspor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Martin, Fran

2003 *Situating Sexualities: Queer Representation in Taiwanese Fiction, Film and Public Cul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Morgensen, Scott L.

2016 Encountering Indeterminacy: Colonial Contexts and Queer Imagining. *Cultural Anthropology* 31(4): 607-616.

Nestle, Joan, ed.

1992 *The Persistent Desire: A Femme-Butch Reader*. Boston: Alyson Publications.

Patton, Cindy

2002 Stealth Bombers of Desire: The Globalization of "Alterity" in Emerging Democracies. *In* *Queer Globalizations: Citizenship and the Afterlife of Colonialism*. A. Cruz and, M. F. Manalansan, eds. Pp. 195-218.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ingel, Emily S., et al.

2012 "A Safer Way to Explore": Reframing Risk on the Internet Amidst Young Gay Men's Search for Identity.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28(4): 453-478.

Povinelli, Elizabeth A. and George Chauncey

1999 Thinking Sexuality Transnationally.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 Gay Studies* 5(4): 439-49.

Plummer, Ken

1984 Sexual Diversity: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ual Diversity*. K. Howells, ed. Pp. 219-253. Oxford: Basil Lackwell Publisher.

Rofel, Lisa

- 2007 *Desiring China: 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Rose, Chloë Brushwood and Anna Camilleri, eds.
2003 *Brazen Femme: Queering Femininity*. Vancouver: Arsenal Pulp Press.
- Sedgwick, Eve Kosofsky
1990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Tendenc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innott, Megan
2004 *Toms and Dees: Transgender Identity and Female Same-Sex Relationship in Thailan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2 *Korean-Pop, Tom Gay Kings, Les Queens and the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of Sex/Gender Categories in Thailand*. *Asian Studies Review* 36(4): 453-474.
- Valentine, David.
2007 *Imagining Transgender: An Ethnography of a Catego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Weiss, Margot
2016 *Always After: Desiring Queer Studies, Desiring Anthropology*. *Cultural Anthropology* 31(4): 385-97.
- Weston, Kath
1993 *Lesbian/Gay Studies in the House of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2: 339-67.
- Wieringa, Saskia, Evelyn Blackwood, and Bhaiya Abha , eds.
2007 *Women's Sexualities and Masculinities in a Globalizing As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Young, Iris Marion.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胡郁盈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

yuyinghu@kmu.edu.tw

Compelling Categories, Shifting Identities:

Social Media, Transnational Cultural Politics, and “T/Po/Bufen” Lesbian Identity Formation

Yu-Ying Hu

*Graduate Institute of Gender Studies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Enlightened by scholarship in queer anthropology and transnational sexuality,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younger generations of lesbian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use the identity categories of “T”, “Po”, “bufen”, “nutongzhi”, “transgender”, “bisexual” etc. to conceptualize and categorize their genders and sexual desire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flourishing social media and transnational cultural politics. This article first reviews the cultural hierarchy between identity categories of “T/Po” and “bufen” developed in the modern Taiwanese lesbian movement. I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s of categorization” to elucidate how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global and local knowledges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effect a redefinition of the boundary of T/Po identity categories and lead to a realignment of the mechanisms of subject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building of Taiwan’s modern, democratic, and sovereign nationhood. Through my ethnographic research, I delineate how the identity categories of T/Po dominate lesbians’ identity form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when the Internet becomes the principle social space in contemporary lesbian communities. However, the contested ideologies and the realignment of categorical boundaries also lead younger generation of lesbians to continuously approach and deviate from the above-mentioned identity categories, undergoing a journey of complex self-interrogation in the attempt to form an identity. Through this analysis,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how the encounter between a highly westernized Taiwanese tongzhi movement and local sexual culture produces a massive and

complicated symbolic system of identity categories defined by uncertainty and fluidity. The efforts made by young lesbians to identify and position themselves in a heteronormative world are thus turned into a unique but endlessly hybridizing and fluctuating process, further complicating the impact of globalizing LGBT identity politics.

Keywords: social media, transnational cultural politics, T/Po/bufen, lesbian identity formation, queer anthropology
